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03
19



文庫 11
D 303
19

柳田泉文庫

48-10981

010190566728

明史卷八十四 志第六十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 少保兼李太保和殿大學士 兼管吏部尚書 兼加級張廷玉等奉

修 尚書 吳封 言 封 得 將 衛 養 濟 益 絲 綢 等 物 入

河渠二 三口 為 此 水 之 源 其 冬 命 塞 之 四 平 一 月

黃河下 水 思 矣 然 可 借 喻 也 命 掌 印 梁 鼎

萬曆元年河決房村築堤窪子頭至秦溝口明年給事中鄭岳言運道自茶城至淮安五百餘里自嘉靖四十四年河水大發淮口出水之際海沙漸淤今且高與山等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泥水愈淤於是邳州淺房村決呂梁二洪平茶城倒流皆坐此也今不治海口之沙乃



明史卷八十四 志第六十

自築徐沛間堤岸桃宿而下聽其所之民之爲魚未有已時也因獻宋李公義王令圖濬川爬法命河臣勘奏從其所言而是年秋淮河並溢明年八月河決碭山及邵家口曹家莊韓登家口而北淮亦決高家堰而東徐邳淮南北漂沒千里自此桃清上下河道淤塞漕艘梗阻者數年淮揚多水患矣總河都御史傅希摯改築碭山月隄暫留三口爲洩水之路其冬益塞之四年二月督漕侍郎吳桂芳言淮揚洪潦奔衝蓋緣海濱汙港久堙人海止雲梯一徑致海擁橫沙河流汎溢而鹽安高寶不可收拾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

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請設水利僉事一員專疏海道審度地利如草灣及老黃河皆可趨海何必專事雲梯哉帝優詔報可桂芳復言黃水抵清河與淮合流經清江浦外河東至草灣又折而西南過淮安新城外河轉入安東縣前直下雲梯關入海近年關口多壅河流日淺惟草灣地低下黃河衝決駸駸欲奪安東入海以縣治所關屢決屢塞去歲草灣迤東自決一口宜於決口之西開挑新口以迎埽灣之溜而於金城至五港岸築提束水語云救一路哭不當復計一家哭今淮揚鳳泗邳徐不啻一路矣安東自衆流漚圍祇文廟縣署

僅存椽瓦其勢垂陷不如委之以拯金淮帝不欲棄安東而命開草灣如所請八月工竣長萬一千一百餘丈塞決口二十二役夫四萬四千帝以海口開濬水患漸平賚桂芳等有差未幾河決韋家樓又決沛縣縷水堤豐曹二縣長堤豐沛徐州睢寧金鄉魚臺單曹田廬漂溺無算河流齧宿遷城帝從桂芳請遷縣治築土城避之於是御史陳世寶請復考黃河故道言河自桃源三義鎮歷清河縣北至大河口會淮入海運道自淮安天妃廟亂淮而下十里至大河口從三義鎮出口向桃源大河而去凡七十餘里是為老黃河至嘉靖初三義鎮

口淤而黃河改趨清河縣南與淮會自此運道不出大河口而徑由清河北上矣近者崔鎮屢決河勢漸趨故道若仍開三義鎮口引河入清河北或令出大河口與淮流合或從清河西別開一河引淮出河上游則運道無恐而淮泗之水不為黃流所漲部覆允行桂芳言淮水向經清河會黃河趨海自去秋河決崔鎮清江正河淤澱淮口梗塞於是淮弱河強不能奪草灣入海之途而全淮南徙橫灌山陽高寶開向來湖水不踰五尺堤僅七尺今堤加丈二而水更過之宜急護湖堤以殺水勢部議以為必淮有所歸而後堤可保請令桂芳等熟

計報可開河護堤二說未定而河復決崔鎮宿沛清桃
兩岸多壞黃河日淤墊滄水爲河所迫徙而南時五年
八月也希摯議塞決口東水歸漕桂芳欲衝刷成河以
爲老黃河入海之路帝令急塞決口而俟水勢稍定乃
從桂芳言時給事中湯聘尹議導淮入江以避黃會桂
芳言黃水向老黃河故道而去下奔如駛淮遂乘虛湧
入清口故道淮揚水勢漸消部議行勘以河淮旣合乃
寢其議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施天麟言淮泗之水不下
清口而下山陽從黃浦口入海浦口不能盡洩浸淫高
寶邵伯諸湖而湖堤盡沒則以淮泗本不入湖而今人

湖故也淮泗之入湖者又緣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塞
故也清口之淤塞者又緣黃河淤塞日高淮水不得不
讓河而南徙也蓋淮水併力敵黃勝負或亦相半自高
家堰廢壞而清口內通濟橋朱家等口淮水內灌於是
淮泗之力分而黃河得以全力制其敵此清口所以獨
淤於今歲也下流旣淤則上流不得不決每歲糧艘以
四五月畢運而堤以六七月壞水發之時不能爲力水
落之後方圖堵塞甫及春初運事又迫僅完堤工於河
身無與河身不挑則來年益高上流之決必及於徐呂
而不止於邵遷下流之漚將盡乎邵遷而不止於清桃

須不惜一年糧運不惜數萬帑藏開挑正河寬限責成
乃爲一勞永逸至高家堰朱家等口宜及時築塞使淮
泗併力足以敵黃則淮水之故道可復高寶之大患可
減若興鹽海口堙塞亦宜大加疏濬而湖堤多建減水
大閘堤下多開支河要未有不先黃河而可以治淮亦
未有不疏通淮水而可以固堤者也事下河漕諸臣會
議准之出清口也以黃水由老黃河奔注而老黃河久
淤未幾復塞淮水仍漲溢給事中劉鉉請亟開通海口
而簡大臣會同河漕諸臣往治乃命桂芳爲工部尙書
兼理河漕而裁總河都御史官桂芳甫受命而卒六年

夏潘季馴代時給事中李瀅請多濬海口以導衆水之
歸給事中王道成則請塞崔鎮決口築桃宿長堤修理
高家堰開復老黃河並下河臣議季馴與督漕侍郎江
一麟相度水勢言海口自雲梯關四套以下闊七八里
至十餘里深三四丈欲別議開鑿必須深闊相類方可
注放工力甚難且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其將入海
之地潮汐往來與舊口等耳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
可濬水力自能衝刷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歸海則
以水治水卽濬海之策也河亦非可以人力導惟當繕
治堤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卽導河之策

也頻年以來日以繕堤爲事顧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是以河決崔鎮水多北遺爲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黃浦口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堤爲下策豈通論哉上流旣旁遺又岐下流而分之其趨雲梯入海口者譬猶强弩之末耳水勢益分則力益弱安能導積沙以注海故今日濬海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堤以杜決而欲堤之不決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則堤乃可固也沿河堤固而崔鎮口塞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朱家口塞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旣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而力弱也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啟閉以防其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堤以防其末流使黃淮力全涓滴悉趨於海則力强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海不濬而闢河不挑而深所謂固堤卽以導河導河卽以濬海也又言黃水入徐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海此兩河故道也元漕江南粟則由揚州直北廟灣入海未嘗遡淮陳瑄始堤管家諸湖通淮爲運道慮淮水漲溢則築高家堰堤以捍之起武家墩

經大小澗至阜寧湖而淮不東侵又慮黃河漲溢則堤
新城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
不南侵其後隄岸漸傾水從高堰決入淮郡遂同魚鼈
而當事者未考其故謂海口壅閉宜亟穿支渠詎知草
灣一開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夫新河闊二十餘丈
深僅丈許較故道僅三十之一豈能受全河之水下流
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河復塞故
河漸已通流雖深闊未及原河十一而兩河全下沙隨
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闊者七八里狹
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匪惟不必別鑿

他所卽草灣亦可置勿濬矣故爲今計惟修復陳瑄故
蹟高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內灌則淮揚昏墊可免
塞黃浦口築寶應堤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則淮
南運道無虞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則全河可歸
故道黃淮旣無旁決竝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
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爬撈
之說僅可行諸閘河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於是條
上六議曰塞決口以挽正河曰築堤防以杜潰決曰復
關壩以防外河曰創滾水壩以固隄岸曰止濬海工程
以省糜費曰寢開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帝悉從其請

七年十月兩河工成資季馴一麟銀幣而遣給事中尹
瑾勘實八年春進季馴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廕一子一
麟等遷擢有差是役也築高家堰堤六十餘里歸仁集
堤四十餘里柳浦灣堤東西七十餘里塞崔鎮等決口
百三十築徐睢邳宿桃清兩岸遙堤五萬六千餘丈碭
豐大壩各一道徐沛豐碭縷堤百四十餘里建崔鎮徐
昇季泰三義減水石壩四座遷通濟閘於甘羅城南淮
揚間堤壩無不修築賞帑金五十六萬有奇其秋擢季
馴南京兵部尚書季馴又前復新集至小浮橋故道給
事中王道成河南巡撫周溫等不可而止自桂芳季馴

帝罷總河不設其後但以督漕兼理河道高堰初築清
以友陽流連數年河道無大患至十五年封邱偃師東
明長垣屢被衝決大學士申時行言河所決地在三省
所至盡地分修易推委河道未大壞不必設都御史宜
置臬於老成給事中一入行河乃命工科都給事中常
昇礮往居敬請修築大社集東至白茅集長堤百里從
之初黃河由徐州小浮橋入運其河深且近洪能刷洪
以深河利於運道後漸徙沛縣飛雲橋及徐州大小溜
溝至嘉靖末決邵家口出秦溝由濁河口入運河淺迫
茶城茶城歲淤運道數害萬曆五年冬河復南趨出小

浮橋故道未幾復堙潘季馴之塞崔鎮也厚築堤岸東
水歸漕嗣後水發河臣輒加堤而河身日高矣於是督
漕僉都御史楊一魁欲復黃河故道請自歸德以下丁
家道口濬至石將軍廟令河仍自小浮橋出又言善治
水者以疏不以障年來堤上加堤水高凌空不啻過鰲
濱河城郭決水可灌宜測河身深淺隨處挑濬而於黃
河分流故道設減水石門以洩暴漲給事中王士性則
請復老黃河故道大略言自徐而下河身日高而爲堤
以束之堤與徐州城等束益急流益迅委全力於淮而
淮不任故昔之黃淮合今黃強而淮益縮不復合矣黃

強而漕啟天妃通濟諸閘則灌運河如建瓴高寶一梗
江閘之運坐廢淮縮則退而侵泗爲祖陵計不得不建
石堤護之堤增河益高根本大可虞也河至清河凡四
折而後入海淮安高寶鹽興數百萬生靈之命託之一
危泥決則盡成魚蝦矣紛紛之議有欲增堤泗州者有
欲開顏家灌口永濟三河南甃高家堰北築滾水壩者
總不如復河故道爲一勞永逸之計也河故道由三義
鎮達葉家衝與淮合在清河縣北別有濟運河在縣南
蓋支河耳河強奪支河直趨縣南而自棄北流之道然
河形固在也自桃源至瓦子灘凡九十里窪下不耕無

室廬墳墓之礙雖開河費鉅而故道一復爲利無窮議
皆未定居敬及御史喬璧星皆請復專設總理大臣乃
復命潘季馴爲右都御史總督河道時帝從居敬言罷
老黃河議而季馴抵官言新集故道故老言銅幫鐵底
當開但歲儉費繁未能遽行又言黃水濁而強汶泗清
且弱交會茶城伏秋黃水發則倒灌入漕沙停而淤勢
所必至然黃水一落漕卽從之沙隨水去不濬自通縱
有淺阻不過旬日往時建古洪內華二閘黃漲則閉開
以遏濁流黃退則啟閘以縱泉水近者居敬復增建鎮
口閘去河愈近則吐納愈易但當嚴閘禁如清江浦三
閘之法則河渠永賴矣帝方委季馴卽從其言罷故道
之議未幾水患益甚十七年六月黃水暴漲決獸醫口
月堤漫李景高口新堤衝入夏鎮內河壞田廬沒人民
無算十月決口塞十八年大溢徐州水積城中者逾年
衆議遷城改河季馴濬魁山支河以通之起蘆伯湖至
小河口積水乃消十九年九月泗州大水州治淤三尺
居民沉溺十九浸及祖陵而山陽復河決江都邵伯又
因湖水下注田廬浸傷工部尙書會同亭上其事議者
紛起乃命工科給事中張貞觀往泗州勘視水勢而從
給事中楊其休言放季馴歸用舒應龍爲工部尙書總

督河道二十年三月季馴將去條上辨惑者六事力言
河不兩行新河不當開支渠不當濬又著書曰河防一
覽大旨在於築堤障河束水歸漕築堰障淮逼淮注黃以
清弼濁沙隨水去合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
緩緩則停滯而沙積上流既急則海口自闢而無待於
開其治堤之法有縷堤以束其流有遙堤以寬其勢有
滾水壩以洩其怒法甚詳言甚辨然當是時水勢橫潰
徐泗淮揚間無歲不受患祖陵被水季馴謂當自消已
而不驗於是季馴言訕而分黃導淮之議由此起矣貞
觀抵泗州言臣謁祖陵見泗城如水上浮盂盂中之水

復滿祖陵自神路至三橋丹墀無一不被水且高堰危
如累卵又高寶隱禍也今欲洩淮當以闢海口積沙爲
第一義然洩淮不若殺黃而殺黃於淮流之既合不若
殺於未合但殺於既合者與運無妨殺於未合者與運
稍礙別標本究利害必當殺於未合之先至於廣入海
之途則自鮑家口黃家營至魚溝金城左右地勢頗下
似當因而利導之貞觀又會應龍及總漕陳于陞等言
淮黃同趨者惟海而淮之由黃達海者惟清口自海沙
開濬無期因而河身日高自河流倒灌無已因而清口
日塞以致淮水上浸祖陵漫及高寶而興泰運堤亦衝

決矣今議開清口沙且分黃河之流於清口上流十里地
去口不遠不至爲運道梗分於上復合於下則衝海
之力專合必於草灣之下恐其復衝正河爲淮城患也
塞鮑家口黃家營二決恐橫衝新河散溢無歸兩岸俱
堤則東北清沐海安窪下地不虞潰決計費凡三十六
萬有奇若海口之塞則潮汝莫窺其涯難施畚鍤惟淮
黃合流東下河身滌而漸深海口刷而漸闊亦事理之
可必者帝悉從其請乃議於清口上流北岸開腰舖支
河達於草灣旣而淮水自決張福堤直隸巡按彭應參
言祖陵度可無虞日方東備倭警宜暫停河工部議令
河臣熟計應龍貞觀言爲祖陵久遠計支河實必不容
已之工請候明春倭警寧息舉行其事遂寢二十一年
春貞觀報命議開歸徐達小河口以救徐邳之溢導濁
河入小浮橋故道以紓鎮口之患下總河會官集議未
定五月大雨河決單縣黃垆口一由徐州出小浮橋一
由舊河達鎮口開邳城陷水中高寶諸湖堤決口無幾
明年湖堤盡築塞而黃水大漲清口沙墊淮水不能東
下於是挾上源阜陵諸湖與山溪之水暴浸祖陵泗城
滄沒二十三年又決高郵中堤及高家堰高良澗而水
患益急矣先是御史陳邦科言固堤束水未收刷沙之

利而反致衝決法當用濬其方有三冬春水涸令沿河
淺夫乘時撈淺則沙不停而去一也官民船往來船尾
悉繫鉅犁乘風搜滌則沙不寧而去二也做水磨水碓
之法置爲木機乘水滾盪則沙不留而去三也至淮必
不可不會更故高堰斷不可棄湖溢必傷堤故周家橋
潰處斷不可開已棄之道必淤清故老黃河草灣等處
斷不可復疏下所司議戶部郎中華存禮則請復黃河
故道并增草灣而是時腰舖猶未開工部侍郎沈節甫
言復黃河未可輕議至諸策皆第補偏救弊而已宜槩
停罷乃召應龍還工部時二十二年九月也既而給事

中吳應明言先因黃淮遷徙無常設遙縷一堤束水歸
漕及水過沙停河身日高徐邳以下居民盡在水底今
清口外則黃流阻遏清口內則淤沙橫截強河橫灌上
流約百里許淮水僅出沙上之浮流而滯蓄於盱泗者
遂爲祖陵患矣張貞觀所議腰舖支河歸之草灣或從
清河南岸別開小河至駱家營馬廠等地出會大河建
閘啟閉一遇運淺卽行此河亦策之便者至治泗水則
有議開老子山引淮水入江者宜置閘以時啟閉拆張
福堤而堤清口使河水無南向部議下河漕諸臣會勘
直隸巡按牛應元因謁祖陵目擊河患繪圖以進因上

疏言黃高淮壅起於嘉靖末年河臣鑿徐呂二洪巨石
面沙日停河身日高潰決由此起當事者計無復之兩
岸築長堤以束曰縷堤縷堤復決更於數里外築重堤
以防曰遙堤雖歲決歲補而莫可誰何矣黃淮交會本
自清河北二十里駱家營折而東至大河口會淮所稱
老黃河是也陳瑄以其迂曲從駱家營開一支河爲見
今河道而老黃河淤矣慶曆開葦灣支河黃舍故
道而趨以致清口交會之地二水相持淮不勝黃則竄
入各開口淮安土民於各開口築一土埂以防之嗣後
黃淮暴漲水退沙停清口遂淤今稱門限沙是也當事
者不思挑門限沙乃傍土埂築高堰橫亘六十里置全
淮正流之口不事復將從旁入黃之張福口一并築堤
塞之遂倒流而爲泗陵患矣前歲科臣貞觀議關門限
沙裁張福堤其所重又在支河腰鋪之開總之全口淤
沙未盡挑闢卽腰鋪工成淮水未能出也况下流鮑王
諸口已決難以施工豈若復黃河故道盡闢清口淤沙
之爲要乎且疏上流不若科臣應明所議就草灣下流
濬諸決口俾由安東歸五港或於周家橋量爲疏通而
急塞黃壩口挑蕭碭渠道濬符離淺阻至宿遷小河爲
淮水入黃正路急宜挑闢使有所歸應龍言張福堤已

決百餘丈清口方挑沙而腰鋪之開尤不可廢工部侍郎沈思孝因言老黃河自三義鎮至葉家衝僅八千餘丈河形尚存宜亟開濬則河分爲二一從故道抵顏家河入海一從清口會淮患當自弭請遣風方科臣一人與河漕諸臣定畫一之計乃命禮科給事中張企程往勘而以水患累年迄無成畫遷延糜費罷應龍職爲民常居敬張貞觀彭應參等皆譴責有差御史高舉請疏周家橋裁張福堤闢門限沙建滾水石壩於周家橋大小澗口武家墩綠楊溝上下而壩外濬河築岸使行地中改塘埂十二閘爲壩濬閘外十二河以闢入海之路

濬芒稻河且多建濱江水閘以廣入江之途然海口日壅則河沙日積河身日高而淮亦不能安流有灌口者視諸口頗大而近日所決蔣家鮑家界家三口直與相射宜挑濬成河俾由此入海工部主事樊兆程亦議闢海口而言舊海口決不可濬當自鮑家營至五港口挑濬成河令從灌口入海俱下工部請并委企程勘議是時總河工部尙書楊一魁被論乞罷因言清口宜濬黃河故道宜復高堰不必修石堤不必砌減水閘壩不必用帝不允辭而詔以盡心任事御史夏之臣則言海口沙不可劈草灣河不必濬腰鋪新河四十里不必開雲

梯關不必闢惟當急開高堰以救祖陵且言歷年以來高良澗土堤每遇伏秋卽衝決大澗口石堤每遇洶湧卽崩潰是高堰在爲高寶之利小而高堰決則爲高寶之害大也孰若明議而明開之便知趨避乎給事中黃運泰則又言黃河下流未洩而遽開高堰周橋以洩淮水則淮流南下黃必乘之高寶閒盡爲沼而運道月河必衝決矣不如濬五港口達灌口門以入於海之爲得也詔并行勘議企程乃上言前此河不爲陵患自隆慶末年高寶淮揚告急當事狃於目前清口旣淤又築高堰以遏之堤張福以束之障全淮之水與黃角勝不虞其勢不敵也迨後甃石加築堙塞愈堅舉七十二溪之水匯於泗者僅留數丈一出口出之出者什一停者什九河身日高流日壅淮日益不得出而瀦蓄日益深安得不倒流旁溢爲陵泗患乎今議疏淮以安陵疏黃以導淮者言人人殊而謂高堰當決者臣以爲屏翰淮揚殆不可少莫若於其南五十里開周家橋注草子湖太加開濬一由金家灣入芒稻河注之江一由子嬰溝入廣洋湖達之海則淮水上流半有宣洩矣於其北十五里開武家墩注永濟河由密灣開出口直達涇河從射陽湖入海則淮水下流半有歸宿矣此急救祖陵第一義

明史卷一百一十四
志
一
也會是時祖陵積水稍退一魁以聞帝大悅仍諭諸臣
急協議宣洩於是企程一魁共議欲分殺黃流以縱淮
別疏海口以導黃而督漕尚書褚鈇則以江北歲稔民
不堪大役欲先洩淮而徐議分黃御史應元折衷其說
言導淮勢便而功易分黃功大而利遠顧河臣所請亦
第六十八萬金國家亦何靳於此御史陳燧嘗令寶應
慮周家橋既開則以高郵邵伯爲壑運道民產鹽場交
受其害上疏爭之語甚激大旨分黃爲先而淮不必深
治且欲多開入海之路令高寶諸湖之水皆東而後周
家橋武家墩之水可注而淮安知府馬化龍復進分黃

五難之說潁州兵備道李弘道又謂宜開高堰鈇遂據
以上聞給事中林熙春駁之言淮猶昔日之淮而河非
昔日之河先是河身未高而淮尚安流今則河身既高
而淮受倒灌此導淮固以爲淮分黃亦以爲淮工部乃
覆奏云先議開腰鋪支河以分黃流以倭倣災傷停寢
遂貽今日之患今黃家壩分黃之工若復沮格淮壅爲
害誰職其咎請令治河諸臣導淮分黃亟行興舉報可
二十四年八月一魁興工未竣復條上分淮導黃事宜
十事十月河工告成直隸巡按御史蔣春芳以聞復條
上善後事宜十六事乃黃賚一魁等有差是役也役夫

明史卷八十四 志 七
二十萬開桃源黃河壩新河起黃家嘴至安東五港灌
口長三百餘里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強關清口沙七
里建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石閘洩淮水三道入海口
引其支流入江於是泗陵水患平而淮揚安矣然是時
一魁專力桃清淮泗閒而上流單縣黃埇口之決以爲
不必塞鈇及春芳皆請塞之給事中李應策言漕臣主
運河臣主工各自爲見宜再令析議一魁言黃埇口一
支由虞城夏邑接碭山蕭縣宿州至宿遷出白洋河一
小支分蕭縣兩河口出徐州小浮橋相距不滿四十里
當疏濬與正河會更通鎮口開裏湖之水與小浮橋二
水會則黃埇口不必塞而運道無滯矣從之於是議濬
小浮橋沂河口小河口以濟徐邳運道以洩碭蕭漫流
培歸仁堤以護陵寢是時徐邳復見清泗運道不利鈇
終以爲憂二十五年正月復極言黃埇口不塞則全河
南徙害且立見議者亦多恐下齧歸仁爲二陵患三月
小浮橋等口工垂竣一魁言運道通利河徙不相妨已
有明驗惟議者以祖陵爲慮請徵往事折之洪武二十
四年河決原武東南至壽州入淮永樂九年河北入魚
臺未幾復南決由渦河經懷遠入淮時兩河合流歷鳳
泗以出清口未聞爲祖陵患正統十三年河北衝張秋

景泰中徐有貞塞之復由渦河入淮弘治二年河又北
衝白昂劉大夏塞之復南流一由中牟至潁壽一出亳
州至渦河入淮一由宿遷小河口會泗全河大勢縱橫
潁臺鳳泗間下溢符離睢宿未聞爲祖陵慮亦不聞堤
及歸仁也正德三年後河漸北徙由小浮橋飛雲橋穀
亭三道入漕盡趨徐邳出二洪運道雖濟而泛溢實甚
嘉靖末一年朱裳始有渦河一支中經鳳陽祖陵未敢
輕舉之說然當時猶時濬祥符之董益口寧陵之五里
舖榮澤之孫家渡蘭陽之趙皮寨又或決睢州之地邱
店界牌口野鷄岡寧陵之楊村舖俱入舊河從亳鳳入
淮南流未絕亦何嘗爲祖陵患嘉靖二十五年後南流
故道始盡塞或由秦溝入漕或由濁河入漕五十年來
全河盡出徐邳奪泗入淮而當事者方認客作主日築
垣而窘之以致河流日壅淮不敵黃退而內瀦遂貽盱
泗祖陵之患此實由內水之停壅不由外水之衝射也
萬曆七年潘季馴始慮黃流倒灌小河白洋等口挾諸
河水衝射祖陵乃作歸仁堤爲保障計復張大其說謂
祖陵命脈全賴此堤習聞其說者遂疑黃壩之決下齧
歸仁不知黃壩一決下流易洩必無上灌之虞况今小
河不日竣工引河復歸故道去歸仁益遠奚煩過計爲

報可一魁既開小浮橋築義安山濬小河口引武沂泉
濟運及是年四月河復大決黃堦口溢夏邑永城由宿
州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其半由徐州入舊河
濟運上源水枯而義安東水橫壩復衝二十餘丈小浮
橋水脈微細二洪告涸運道阻澀一魁因議挑黃堦口
迤上掃灣淤嘴二處且大挑其下李吉口北下濁河救
小浮橋上流數十里之涸復上言黃河南旋至韓家道
盤岔河丁家莊俱岸闊百丈深踰二丈乃銅幫鐵底故
道也至劉家窪始強半南流得山西坡永涸湖以爲壑
出溪口入符離河亦故道也惟徐邳運道淺涸所以首
議開小浮橋再加挑闢必大爲運道之利乃欲自黃堦
挽回全河必須挑四百里淤高之河身築二百里南岸
之長堤不惟所費不貲竊恐後患無已御史楊光訓等
亦議挑掃灣直渠展濟濁河及築山西坡歸仁堤與一
魁合獨鉄異議帝命從一魁言一魁復言歸仁在西北
泗州在東南相距百九十里中隔重岡疊嶂且歸仁之
北有白洋河朱家溝周家溝胡家溝小河口洩入運河
勢如建瓴卽無歸仁祖陵無足慮濁河淤墊高出地上
曹單間闊一二百丈深二三丈尙不免橫流徐邳間僅
百丈深止丈餘徐西有淺至二三尺者而夏永韓家道

國至符離河闊深視曹單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所棄自古難復且運河本藉山東諸泉不資黃水惟當倣正統開二洪南北口建閘之制於鎮口之下大浮橋之上呂梁之下洪引之沙坊各建石閘節宣汶泗而以小浮橋沂河口二水助之更於鎮口西築壩截黃開唐家口而注之龍溝會小浮橋入運以杜灌淤鎮口之害實萬全計也報可二十六年春從楊光訓等議撤鉄命一魁兼管漕運六月召一魁掌部事命劉東星爲工部侍郎總理河漕二十七年春東星上言河自商虞而下由丁家道口抵韓家道口趙家圈口將軍廟兩河口出

出淮橋下二洪乃賈魯故道也自元及我朝行之甚利嘉靖三十七年北徙濁河而此河遂淤潘季馴議復開之以工費浩繁而止今河東決黃壩由韓家道口至趙家圈百餘里衝刷成河卽季馴議復之故道也由趙家圈至兩河口直接三仙臺新渠長僅四十里募夫五萬濬之踰月當竣而大挑運河小挑濁河俱可節省惟李吉口故道嘗挑復淤去冬已挑數里前功難棄然至鎮口三百里而遙不若趙家圈至兩河口四十里而近况大浮橋已建閘蓄汶泗之水則鎮口濟運亦無藉黃流報可六月功成加東星工部尙書一魁及餘官賞賚有

差初給事中楊廷蘭因黃堦之決請開泃河給事中楊應文亦主其說既而直隸巡按御史傅祺復言之東星既開趙家圈復採衆說鑿泃河以地多沙石工未就而東星病河既南徙李吉口淤澱日高北流遂絕而趙家圈亦日就淤塞徐邳間三百里河水尺餘糧艘阻塞二十九年秋工科給事中張問達疏論之會開歸大水河漲商邱決蕭家口全河盡南注河身變爲平沙商賈舟膠沙上南岸蒙牆寺忽徙置北岸商虞多被淹沒河勢盡趨東南而黃堦斷流河南巡撫曾如春以聞曰此河徙非決也問達復言蕭家口在黃堦上流未有商舟不

能行於蕭家口而能行於黃堦以東者運艘大可慮帝從其言方命東星勘議而東星卒矣問達復言運道之壞一因黃堦口之決不早杜塞更因并力泃河以致趙家圈淤塞斷流河身日高河水日淺而蕭家口遂決全河奔潰入淮勢及陵寢東星已逝宜急補河臣早定長策大學士沈一貫給事中桂有根皆趣簡河臣御史高舉獻三策請濬黃堦口以下舊河引黃水注之東遂塞黃堦口而遏其南俟舊河衝刷深則并塞新決之口其二則請開泃河及膠萊河而言河漕不宜并於一人當選擇分任其事江北巡按御史吳崇禮則請自蒙牆寺

西北黃河彎曲之所開濬直河引水東流且濬李吉口至堅城集淤道三十餘里而盡塞黃堦以南決口使河流盡歸正漕工部尙書一魁酌舉崇禮之議以開直河塞黃堦口濬淤道爲正策而以加河爲旁策膠萊爲備策帝命急挑舊河塞決口且兼挑加河以備用下山東撫按勘視膠萊河三十年春一魁覆河撫如春疏言黃河勢趨邳宿請築汴堤自歸德至靈虹以障南徙且疏小河口使黃流盡歸之則瀾漫自消祖陵可無患帝嘉納之已而言者再疏攻一魁帝以一魁不塞黃堦口致衝祖陵斥爲民復用崇禮議分設河漕二臣命如春爲工部侍郎總理河道如春議開虞城王家口挽全河東歸須費六十萬三十一年春山東巡撫黃克纘言王家口爲蒙牆上源上流旣達則下流不可旁洩宜遂塞蒙牆口從之時蒙牆決口廣八十餘丈如春所開新河未及其半塞而注之慮不任受有獻策者言河流旣回勢若雷霆藉其勢衝之淺者可深也如春遂令放水水皆泥沙流少緩旋淤夏四月水暴漲衝魚單豐沛開如春以憂卒乃命李化龍爲工部侍郎代其任給事中宋一韓言黃河故道已復陵運無虞決口懼難塞宜深濬堅城以上淺阻而增築徐邳兩岸使下流有所容則舊河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四
可塞給事中孟成已言塞舊河急而濬新河尤急化龍
甫至河大決單縣蘇家莊及曹縣縷堤又決沛縣四舖
口太行堤灌昭陽湖入夏鎮橫衝運道化龍議開湖河
屬之邳州直河以避河險給事中侯慶遠因言加河成
則他工可徐圖第毋縱河入淮淮利則洪澤水減而陵
自安矣三十二年正月部覆化龍疏大略言河自歸德
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
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路
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汎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
向徐邳是名銀河爲北路由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

家口經徐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
河爲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遠於陵且可
濟運前河臣興役未竣而河形尚在因奏開加有六善
帝從其議工部尙書姚繼可言黃河衝徙河臣議於堅
城集以上開渠引河故下流疏通復分六座樓苑家樓
二路殺其水勢既可移豐沛之患又不至沼礪山之城
開加分黃兩工并舉乞速發帑以濟允之八月化龍奏
分水河成事具加河志中加化龍太子少保兵部尙書
會化龍丁艱候代命曹時聘爲工部侍郎總理河道是
秋河決豐縣由昭陽湖穿李家港口出鎮口上灌南陽

而單縣決口復潰魚臺濟寧開平地成湖三十三年春
化龍言豐之失由巡守不嚴單之失由下埽不早而皆
由蘇家莊之決南直山東相推諉請各罰防河守臣至
年來緩堤防而急批濬堤壞水溢不咎守堤之不力惟
委濬河之不深夫河北岸自曹縣以下無入張秋之路
南岸自虞城以下無入淮之路惟由徐邳達鎮口爲運
道故河北決曹邳豐沛間則由昭陽湖出李家口而運
道溢南決虞夏徐邳間則由小河口及白洋河而運道
涸今加河既成起直河至夏鎮與黃河隔絕山東直隸
開河不能制運道之命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沼決

曹則曹魚及豐沛徐邳魚碭皆命懸一線堤防何可緩
也至中州荆隆口銅瓦廂皆入張秋之路孫家渡野鷄
岡蒙堵寺皆入淮之路一不守則北壞運南犯陵其害
甚大請西自開封東至徐邳無不守之地上自司道下
至府縣無不守之人庶幾可息河患乃敕時聘申飭焉
其秋時聘言自蘇莊一決全河北注者三年初泛豐沛
繼沼單魚陳燦之塞不成南陽之堤盡壞今且上灌全
濟旁侵運道矣臣親詣曹單上視王家口新築之壩下
視朱旺口北潰之流知河之大可憂者三而機之不可
失者二河決行堤泛溢平地昭陽日墊下流日淤水出

李家口者日漸微緩勢不得不退而上溢溢於南則孫家渡野鷄岡皆入淮故道母謂蒙堵已塞而無憂於陵溢於北則芝麻莊荊隆口皆入張秋故道母謂加役已成而無憂於運且南之夏商北之曹濮其地益卑其禍益烈其挽回益不易母謂災止魚濟而無憂於民顧自王家口以達朱旺新導之河在焉疏其下流以出小浮橋則三百里長河暢流機可乘者一自徐而下清黃並行沙隨水刷此數十年所未有因而導水歸徐容受有地機可乘者二臣與諸臣熟計河之中路有南北二支北出濁河嘗再疏再壅惟南出小浮橋地形卑下其勢

甚順度長二萬丈有奇估銀八十萬兩公儲虛耗乞多方處給疏上留中時聘乃大挑朱旺口十一月興工用夫五十萬三十四年四月工成自朱旺達小浮橋延袤百七十里渠廣堤厚河歸故道六月河決蕭縣郭煖樓入字口北支至茶城鎮口三十五年決單縣三十九年六月決徐州狼矢溝四十年九月決徐州三山衝縷堤二百八十丈遙堤百七十餘丈黎林舖以下二十里正河悉爲平陸邳睢河水耗竭總河都御史劉士忠開韓家壩外小渠引水由是壩以東始通舟楫四十二年決靈壁陳舖四十四年五月復決狼矢溝由蛤鰻周柳諸

湖入加河出直口復與黃會六月決開封陶家店張家灣由會城大堤下陳留入亳州渦河四十七年九月決陽武脾沙堽由封邱曹單至考城復入舊河時朝政日弛河臣奏報多不省四十二年劉士忠卒總河閱三年不補四十六年閏四月始命工部侍郎王佐督河道河防日以廢壞當事者不能有爲天啟元年河決靈璧雙溝黃鋪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口仍與黃會故道湮涸總河侍郎陳道亨役夫築塞時淮安霖雨連旬黃淮暴漲數尺而山陽裏外河及清河決口漚成巨浸水灌淮城民蟻城以居舟行街市久之始塞三年決徐州青田大龍口徐邳靈睢河並淤呂梁城南隅陷沙高平地丈許雙溝決口亦滿上下百五十里悉成平陸四年六月決徐州魁山堤東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門至雲龍山西北大安橋入石狗湖一由舊支河南流至鄧二莊歷祖溝東南以達小河出曰洋仍與黃會徐民苦渰溺議集貲遷城給事中陸文獻上徐城不可遷六議而勢不得已遂遷州治於雲龍河事置不講矣六年七月河決淮安逆入駱馬湖灌邳宿崇禎二年春河決曹縣十四舖口四月決睢寧至七月中城盡圯總河侍郎李若星請遷城避之而開邳州壩洩水入故道

且塞曹家口匙頭灣逼水北注以減雖寧之患從之四年夏河決原武湖村舖又決封邱荊隆口敗曹縣塔見灣大行堤六月黃淮交漲海口壅塞河決建義諸口下灌興化鹽城水深二丈村落盡漂沒遂巡踰年始議築塞興工未幾伏秋水發黃淮奔注興鹽爲壑而海潮復逆衝壞范公堤軍民及商竈戶死者無算少壯轉徙丐江儀通泰閒盜賊千百嘯聚至六年鹽城民徐瑞等言其狀帝憫之命議罰河曹官而是時總河朱光祚方議開高堰三閘淮揚在朝者合疏言建義諸口未塞民田盡沉水底三閘一開高寶諸邑蕩爲湖海而漕糧鹽課

皆害矣高堰建閘始於萬曆二十二年未幾全塞今高堰日壞方當急議修築可輕言開濬乎帝是其言事遂寢又從御史吳振纓請修宿寧上下西北舊堤以捍歸仁七年二月建義決口工成賜督漕尙書楊一鵬總河尙書劉榮嗣銀幣八年九月榮嗣得罪初榮嗣以駱馬湖運道潰淤創挽河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金錢五十萬而其所鑿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濬尺許其下皆沙挑掘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水入其中波流迅急沙隨水下率淤淺不可以舟及漕舟將至

而駱馬湖之潰決適乎舟人皆不願由新河榮嗣自往督之欲繩以軍法有入者輒苦淤淺弁卒多怨巡漕御史倪于義劾其欺罔誤工南京給事中曹景參復重劾之逮問坐贓父子皆瘐死郎中胡璉分工獨多亦坐死其後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無不思榮嗣功者當是時河患日棘而帝又重法懲下李若星以修濬不力罷官朱光祚以建義蘇嘴決口逮繫六年之中河臣三易給事中王家彥嘗切言之光祚亦竟瘐死而繼榮嗣者周鼎修泃利運頗有功在事五年竟坐漕舟阻淺用故沙河防例遣戍煙瘴給事中沈允培刑部侍郎惠世揚總河侍郎張國維各疏請寬之乃獲宥免云十五年流賊圍開封久守臣謀引黃河灌之賊偵知預爲備乘水漲令其黨決河灌城民盡溺死總河侍郎張國維方奉詔赴京奏其狀山東巡撫王永吉上言黃河決汴城直走睢陽東南注鄆陵鹿邑必害亳泗侵祖陵而邳宿運河必涸帝令總河侍郎黃希憲急往捍禦希憲以身居濟寧不能攝汴請特設重臣督理命工部侍郎周堪賈督修汴河十六年二月堪賈上言河之決口有二一爲朱家寨寬二里許居河下流水面寬而水勢緩一爲馬家口寬一里餘居河上流水勢猛深不可測兩口相距三

十里至汴堤之外合爲一流決一大口直衝汴城以去而河之故道則涸爲平也怒濤千頃工方難施必廣濬舊渠遠數十里分殺水勢然後畚鍤可措顧築濬並舉需夫三萬河北荒旱堯西兵火竭力以供不滿萬人河南萬死一生之餘未審能應募否是不得不借助於撫鎮之兵也乃敕兵部速議而令堪賡刻期興工至四月塞朱家寨決口修堤四百餘丈馬家口工未就忽衝東岸諸埽盡漂沒堪賡請停東岸而專事西岸帝令急竣工六月堪賡言馬家決口百二十丈兩岸皆築四之一中間七十餘丈水深流急難以措手請俟霜降後興工已而言五月伏水大漲故道沙灘壅涸者刷深數丈河之大勢盡歸於東運道已通陵園無恙疏甫上決口再潰帝趣鳩工未奏績而明亡

運河

明史卷八十五
志第六十三
帝徵賦工未奏蘇而即亡
之大變盡隳城東戰敵已敗封園燕羨蘇甫土幾口再
日而言正且外水大毀皆敵心聯壘四皆佩彩樓女而
鎮之兵也乃敵兵部也
明史卷八十五

明史卷八十五

志第六十三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兼管吏部部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奏

敕修

自肅河渠三至瓜

運河上

明成祖肇建北京轉漕東南水陸兼輓仍元人之舊參
用海運逮會通河開海陸並罷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
運道三千餘里綜而計之自昌平神山泉諸水匯貫都
城過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通州而
南至直沽會衛河入海者白河也自臨清而北至直沽

會白河入海者衛水也自汶上南旺分流北經張秋至臨清會衛河南至濟寧天井閘會泗沂沭三水者汶水也自濟寧出天井閘與汶合流至南陽新河舊出茶城會黃沁後出夏鎮循泇河達直口入黃濟運者泗沭小沂河及山東泉水也自茶城秦溝南歷徐呂浮邳會大沂河至清河縣入淮後從直河口抵清口者黃河水也自清口而南至於瓜儀者淮揚諸湖水也過此則長江矣長江以南則松蘇浙江運道也淮揚至京口以南之河通謂之轉運河而出瓜儀達淮安者又謂之南河由黃河達豐沛口中河由山東達天津曰北河由天津達

張家灣曰通濟河而總名曰漕河其踰京師而東若薊州西北若昌平皆嘗有河通轉漕餉軍漕河之別曰白漕衛漕閘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因地爲號流俗所通稱也淮揚諸水所匯徐兗河流所經疏濬決排繫人方是繫故閘河湖於轉漕尤急閘漕者卽會通河北至臨清與衛河會南出茶城口與黃河會資汶洸泗水及山東泉源泉源之派有五曰分水者汶水派也泉百四十有五曰天井者濟河派也泉九十有六曰魯橋者泗河派也泉二十有六曰沙河者新河派也泉二十有八曰邳州者沂河派也泉十有六諸泉所匯爲湖其浸十五

曰南旺東西二湖周百五十餘里運渠貫其中北曰馬
蹏南曰蜀山曰蘇魯又南曰馬場又南八十里曰南陽
亦曰獨山周七十餘里北曰安山周八十三里南曰大
小昭陽大湖袤十八里小湖殺三之一周八十餘里由
馬家橋留城閘而南曰武家曰赤山曰微山曰呂孟曰
張王諸湖連注八十里引薛河由地浜溝出會於赤龍
潭竝趨茶城自南旺分水北至臨清三百里地降九十
尺爲閘二十有一南至鎮口三百九十里地降百十有
六尺爲閘二十有七其外又有積水進水減水平水之
閘五十有四又爲壩二十有一所以防運河之洩佐閘

以爲用者也其後開泇河二百六十里爲閘十一爲壩
四運舟不出鎮口與黃河會於董溝河漕者卽黃河上
自茶城與會通河會下至清口與淮河會其道有三中
路曰濁河北路曰銀河南路曰符離河南近陵北近運
惟中路去陵遠於運有濟而河流遷徙不常上流苦潰
下流苦淤運道自南而北出清口經桃宿湖入鎮
口陟險五百餘里自二洪以上河與漕不相涉也至泇
河開而二洪避董溝闕而直河淤運道之資河者二百
六十里而止董溝以上河又無病於漕也湖漕者由淮
安抵揚州三百七十里地卑積水滙爲澤國山陽則有

管家射陽寶應則有白馬汜光高郵則有石白甃社武
安邵伯諸湖仰受上流之水傍接諸山之源巨浸連亘
由五塘以達於江慮淮東侵築高家堰拒其上流築王
簡張福二堤禦其分洩慮淮侵而漕敗開淮安永濟高
郵康濟寶應弘濟三月河以通舟至揚子灣東則分二
道一由儀真通江口以漕上江湖廣江西一由瓜洲通
西江嘴以漕下江兩浙本非河道專取諸湖之水故曰
湖漕太祖初起大軍北伐開蹋場口耐牢坡通漕以餉
梁晉定都應天運道通利江西湖廣之粟浮江直下浙
西吳中之粟由轉運河鳳泗之粟浮淮河南山東之粟
下黃河嘗由開封運粟沂河達渭以給陝西用海運以
餉遼卒有事於西北者甚鮮淮揚之間築高郵湖是二
十餘里開寶應倚湖直渠四十里築堤護之他小修築
無大利害也永樂四年成祖命平江伯陳瑄督轉運一
仍由海而一則浮准入河至揚武陸輓百七十里抵衛
輝浮於衛所謂陸海兼運者也海運多險陸輓亦艱九
年二月乃用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尚書宋禮侍郎
金純都督周長濬會通河會通河者元轉漕故道也元
末已廢不用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安山湖而東
會通盡淤至是復之由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引

汶泗入其中泗出泗水陪尾山四泉竝發西流至兗州
城東合於沂汶河有二小汶河出新泰宮山下大汶河
出泰安仙臺嶺南又出萊蕪原山陰及寨子村俱至靜
豐鎮合流遶徂徠山陽而小汶河來會經寧陽北堽城
西南流百餘里至汶上其支流曰洸河出堽城西南流
三十里會寧陽諸泉經濟寧東與泗合元初畢輔國始
於堽城左汶水陰作斗門導汶入洸至元中又分流北
入濟由壽張至臨清通漳御入海南旺者南北之脊也
自左而南距濟寧九十里合沂泗以濟自右而北距臨
清三百餘里無他水獨賴汶禮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

壩東平之故村過汶使無入洸而盡出南旺南北置閘
三十八又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五十里至壽張
之沙灣以接舊河其秋禮還又請疏東平東境沙河淤
沙三里築堰障之合馬常泊之流入會通濟運又於汶
上東平濟寧注縣竝湖地設水櫃陡門在漕河西者曰
水櫃東者曰陡門櫃以蓄泉門以洩漲純復濬賈魯河
故道引黃水至馬場口會汶經徐呂入淮運道以定其
後宣宗時嘗發軍民十二萬濬濟寧以北自長溝至棗
林開百二十里置閘諸淺濬湖塘以引山泉正統時濬
滕沛淤河又於濟寧滕三州縣疏泉置閘易金口堰土

明史卷八十五 志 五
壩爲石蓄水以資會通景帝時增置濟寧抵臨清減水
閘天順時拓臨清舊閘移五十丈憲宗時築汶上濟寧
決堤百餘里增南旺上下及安山三閘命工部侍郎杜
謙勘治汶泗流諸泉武宗時增置汶上袁家口及寺前
鋪石閘濬南旺淤八十里而閘漕之治詳惟河決則挾
漕而去爲大害陳瑄之督運也於湖廣江西造平底淺
船三千艘二省及江浙之米皆由江以入至淮安新城
盤五壩過淮仁義二壩在東門外東北禮智信三壩在
西門外西北皆自城南引水抵壩口其外卽淮河清江
浦者直淮城西永樂二年嘗一修閘其口淤塞則漕船

由二壩官民商船由三壩入淮輓輸甚勞苦瑄訪之故
老言淮城西管家湖西北距淮河鳴陳口僅二十里與
清江口相值宜鑿爲河引湖水通漕宋喬維嶽所開沙
河舊渠也瑄乃鑿清江浦導水由管家湖入鳴陳口達
淮十三年五月工成緣西湖築堤亘十里以引舟淮口
置四閘曰移風清江福興新莊以時啟閉嚴其禁竝濬
儀真瓜洲河以通江湖鑿呂梁百步二洪石以平水勢
開泰州白塔河以達大江築高郵河堤堤內鑿渠四十
里久之復置呂梁石閘並築寶應汜光白馬諸湖堤堤
皆置涵洞互相灌注是時淮上徐州濟寧臨清德州皆

建倉轉輸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水澀舟膠俾之導行增置淺船三千餘艘設徐沛沽頭金溝山東穀亭魯橋等閘自是漕運直達通州而海陸運俱廢宣德六年用御史白圭言濬金龍口引河水達徐州以便漕末年至英宗初再濬竝及鳳池口水徐呂二洪西小河而會通安流自永宣至正統間凡數十載至十三年河決滎陽東衝張秋潰沙灣運道始壞命廷臣塞之景泰三年五月堤工乃完未匝月而北馬頭復決掣漕流以東清河訓導唐學成言河決沙灣臨清告涸地卑堤薄黃河勢急故甫完堤而復決也臨清至沙灣十二

里有水之日其勢甚陡請於臨清以南濬月河通舟直抵沙灣不復由閘則水勢緩而漕運通矣帝卽命學成與山東巡撫洪英相度工部侍郎趙榮則言沙灣抵張秋岸薄故數決請於決處置減水石壩使東入鹽河則運河之水可蓄然後厚堤岸填決口庶無後患明年四月決口方畢工而減水壩及南分水墩先敗已復盡衝墩岸橋梁決北馬頭掣漕水入鹽河運舟悉阻教諭彭墳請立閘以制水勢開河以分上流御史練綱上其策詔下尚書石璞璞乃鑿河三里以避決口上下與運河通是歲漕舟不前者命漕運總兵官徐恭姑輸東昌濟

寧倉及明年運河膠淺如故恭與都御史王竑言漕舟
蟻聚臨清上下請亟敕都御史徐有貞築塞沙灣決河
有貞不可而獻上三策請置水閘開分水河挑運河六
年三月詔羣臣集議方畧工部尚書江淵等請用官軍
五萬以濬運有貞恐役軍費重請復陳瑄舊制置撈淺
夫用沿河州縣民免其役五月濬漕工竣七月沙濬決
口工亦竣會通復安都御史陳泰一濬淮揚漕河築口
置壩黃河嘗灌新莊閘至清江浦三十餘里淤淺阻漕
稍稍濬治卽復其舊英宗初命官督漕分濟寧南北爲
二侍郎鄭辰治其南副都御史賈諒治其北成化七年
又因廷議分漕河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爲三道
各委曹郎及監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總理其事始
命侍郎王恕爲總河二十一年敕工部侍郎杜謙浚運
道自通州至淮揚會山東河南撫按相度經理弘治二
年河復決張秋衝會通河命戶部侍郎白昂相治昂奏
金龍口決口已淤河竝爲一大支由祥符合沁下徐州
而去其間河道淺隘宜於所經七縣築堤岸以衛張秋
下工部議從其請昂又以漕船經高郵巖社湖多溺請
於堤東開復河四十里以通舟越四年河復決數道入
運河壞張秋東堤奪汶水入海漕流絕時工部侍郎陳

政總理河道集夫十五萬治未效而卒七年春副都御史劉大夏奉敕往治決河夏半漕舟鱗集乃先自決口西岸鑿月河以通漕經營二年張秋決口就塞復築黃陵岡上流於是河復南下運道無阻乃改張秋日安平鎮建廟賜額曰顯惠神祠命大學士王鏊紀其事勒於石而白昂所開高郵復河亦成賜名康濟其西岸以石甃之又甃高郵堤自杭家關至張家鎮凡三十里高郵堤者洪武時所築也陳瑄因舊增築延及寶應土人相沿謂之老堤正統三年易土以石成化時遣官築重堤於高郵邵伯寶應白馬西湖者堤之東而王恕為總河

修淮安以南諸決堤月濬淮揚漕河重湖孺民盜決溉田之罰造閘礎以儲湖水及大夏塞張秋而昂又開康濟漕河上下無大患者二十餘年十六年巡撫徐源言濟寧地最高必引上源洗水以濟其口在樞城石瀨之上元時治閘作堰使水盡入南旺分濟南北運成化間易土以石夫土堰之利水小則過以人洗水大則閉開以防沙壅聽其漫堰西流自石堰成水遂橫溢石堰既壞民田亦衝洗河沙塞雖有閘門壓不能啟乞毀石復上疏洗口壅塞以至濟寧而築閘城逾西春城口子決岸帝命侍郎李鑑往勘言閘城石堰一可遏淤沙不為

南旺河之害一可殺水勢不慮戴村壩之衝不宜毀近
堰積沙宜濬塌城稍東有元時舊閘引泲水入濟寧下
接徐呂漕河東平州戴村則汶水入海故道也自永樂
初橫築一壩遏汶入南旺湖漕河始通今自分水龍王
廟至天井閘九十里水高三丈有奇若泲河更濬而深
則汶流盡向濟寧而南臨清河道必涸泲口不可濬塌
城口至柳泉九十里無關運道可弗事柳泉至濟寧汶
泗諸水會流處宜疏者二十餘里春城口外障汶水內
防民田堤卑岸薄宜與戴村壩並修築從之正德四年
十月河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尋塞世宗之初河數壞漕

嘉靖六年光祿少卿黃綰論泉源之利言漕河泉源皆
發山東南旺馬場樊村安山諸湖泉水所鍾亟宜修濬
且引他泉竝蓄則漕不竭南旺馬場堤外孫村地窪若
濬爲湖改作漕道尤可免濟寧高原淺濫之苦帝命總
河侍郎章拯議而拯以黃水入運運船阻沛上方爲御
史吳仲所劾拯言河塞難遽通惟金溝口迤北新衝一
渠可令運船由此入昭陽湖出沙河板橋其先阻淺者
則西歷雞塚寺出廟道北口通行下部併議未決給事
中張嵩言昭陽湖地庫河勢高引河灌湖必致瀰漫使
湖道復阻請罷拯別推大臣部議如嵩言拯再疏自劾

乞罷不許卒引運船道湖中其冬詔拯還京別敘而命
擇大臣督理諸大臣多進治河議詹事霍韜謂前議役
山東河南丁夫數萬疏濬淤沙以通運然沙隨水下旋
濬旋淤今運舟由昭陽湖入雞鳴臺至沙河迂迴不過
百里若沿湖築堤浚爲小河河口爲閘以待蓄洩水溢
可避風濤水涸易爲疏濬三月而土堤成一年而石堤
成用力少取效速黃河愈溢運道愈利較之役丁夫以
浚淤土勞逸大不侔也尚書李承勛謂於昭陽湖左別
開一河引諸泉爲運道自留城沙河爲尤便與都御史
胡世寧議合七年正月總河都御史盛應期奏如世寧

策請於昭陽湖東鑿新河自江家口南出留城口長百
四十里刻期六月畢工工未半而應期罷去役遂已其
後三十年朱衡始循其遺跡濬而成之是年冬總河侍
郎潘希曾加築濟沛間東西兩堤以拒黃河十九年七
月河決野雞岡二洪涸督理河漕侍郎王以旂請濬山
東諸泉以濟運且築長堤聚水如閘河制遂清舊泉百
七十八開新泉三十一以旂復奏四事一請以諸泉分
隸守土官兼理其事毋使壅塞一請於境山鎮徐呂二
洪之下各建石閘蓄水數尺以行舟旁留月河以洩暴
汛築四木閘於武家溝小河口石城匙頭灣而置方船

於沙坊等淺以備撈濬一言漕河兩岸有南旺安山馬場昭陽四湖名爲水櫃所以匯諸泉濟漕河也豪強侵占蓄水不多而昭陽一湖淤成高地大非國初設湖初意宜委官清理添置閘壩斗門培築堤岸多開溝渠濬深河底以復四櫃一言黃河南徙舊閘口俱塞惟孫繼一口獨存導河出徐州小浮橋下徐呂二洪此濟運之大者請於孫繼口多開一溝及時疏濬庶二洪得濟帝可其奏而以管泉專責之部曹徐呂二洪者河漕咽喉也自陳瑄鑿石疏渠正統初復濬洪西小河漕運參將湯節又以洪迅敗舟於上流築堰逼水歸月河河南建閘以蓄水勢成化四年管河主簿郭昇以大石築兩堤銅以鐵錠鑿外洪敗船惡石三百而平築裏洪堤岸又發石岸東西四百餘丈十六年增發呂梁洪石堤石壩二百餘丈以資牽輓及是建閘行者益便之四十四年七月河大決沛縣漫昭陽湖由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運道淤塞百餘里督理河漕尚書朱衡循覽盛應期所鑿新河遺跡請開南陽留城上下總河都御史潘季馴不可衡言是河直秦溝有所束隘伏秋黃水盛昭陽受之不爲壑也乃決計開濬身自督工重懲不用命者給事中鄭欽劾衡故興難成之役虐民倖功朝廷遣官勘

新舊河孰利給事中何起鳴勘河還言舊河難復有五
而新河之難成者亦有三顧新河多舊堤高阜黃水難
侵濬而通之運道必利所謂三難者一以夏村迤北地
高恐難接水然地勢高低大約不過二丈一視水平加
深何患水淺一以三河口積沙深厚水勢湍急不無阻
塞然建壩攔截歲一挑濬之何患沙壅二以馬家橋築
堤微山取土不便又恐水口投埽勢必不堅然使委任
得人培築高厚無必不可措力之理開新河便下廷臣
集議言新河已有次第不可正况百中橋至留城白洋
淺出境山疏濬補築亦不全棄舊河羣議俱合帝意乃

決時大雨黃水驟發決馬家橋壞新築東西二堤給事
中王元春御史黃襄皆劾衡欺悞起鳴亦變其說會衡
奏新舊河百九十四里俱已流通漕船至南陽出口無
滯詔留衡與季馴詳議開上源築長堤之便隆慶元年
正月衡請罷上源議惟開廣秦溝堅築南長堤五月新
河成西去舊河三十里舊河自留城以北經謝溝下沽
頭中沽頭金溝四閘過沛縣又經廟道口湖陵城孟陽
八里灣穀亭五閘而至南陽開新河自留城而北經馬
家橋西柳莊滿家橋夏鎮楊莊硃梅利建七閘至南陽
閘合舊河凡百四十里有奇又引鮎魚諸泉及薛河沙

河注其中而設壩於三河之口築馬家橋堤遏黃水入秦溝通道乃大通未幾鮎魚口山水暴決沒漕艘帝從衡請自東邵開支河三道以分洩之又開支河於東邵之上歷東滄橋以達百中橋鑿豸裏溝諸處爲渠使水入赤山湖由之以歸呂孟湖下境山而去衡召入爲工部尚書都御史翁大立代上言漕河資泉水而地形東高西下非湖濬之則涸故漕河以西皆有壑黃流逆奔則以昭陽湖爲散漫之區山水東突則以南陽湖爲濬蓄之地宜由回回墓開通以達鴻溝令穀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湖卽濬鴻溝廢渠引昭陽湖水沿渠東出留

城其湖地退濬者又可得田數千頃大立又言薛河水湍悍今盡注赤山湖入微山湖以達呂孟湖此尚書衡成績也惟呂孟之南爲邵家嶺黃流填淤地形高仰秋水時至翁納者小浸淫平野奪民田之利微山之西爲馬家橋比草創一堤以開運道土未及堅而時爲積水所撼以尋丈之址二流夾攻慮有傾圮宜鑿邵家嶺令水由地浜溝出境山以入漕河則湖地可耕湖堤不潰更於馬家橋建減水閘視旱澇爲啟閉乃通漕長策也竝從之三年七月河決沛縣茶城淤塞糧艘二千餘皆阻邳州大立言臣按行徐州循子房山過梁山至境山

入地浜溝直趨馬家橋上下八十里間可別開一河以
漕卽所謂泲河也請集廷議上卽命行之未幾黃落漕
通前議遂寢時淮水漲溢自清河至淮安城西淤三十
餘里決禮信二壩出海寶應湖堤多壞山東諸水從直
河出邳州大立以聞其冬自淮安板閘至清河西湖嘴
開濬垂成而裏口復塞督漕侍郎趙孔昭言清江一帶
黃河五十里宜築堰以防河溢淮河高良澗一帶七十
餘里宜築堰以防淮漲帝令亟濬裏口與大立商築堰
事宜并議海口築塞及寶應月河二事四年六月淮河
及鴻溝境山疏濬工竣大立方奏聞諸水忽驟溢決仲
家濠與黃河合茶城復淤未幾自泰山廟至七里溝淮
河淤十餘里其水從朱家溝旁出至清河縣河南鎮以
合於黃河大立請開新莊閘以通回船兼濬古睢河洩
二洪水且分河自魚溝下草灣保南北運道帝命新任
總河都御史潘季馴區畫頃之河大決邳州睢寧運道
淤百餘里大立請開泲口蕭縣二河會季馴築塞諸決
河水歸正流漕船獲通大立孔昭皆以遲悞漕糧削籍
開泲之議不果行五年四月河復決邳州王家口自雙
溝而下南北決口十餘損漕船運軍千計沒糧四十萬
餘石而匙頭灣以下八十里皆淤於是膠萊海運之議

紛起會季馴奏邳河功成帝以漕運遲遣給事中雜遵
往勘總漕陳炳及季馴俱罷官六年從雜遵言修築茶
城至清河長堤五百五十里三里一鋪鋪十夫設官畫
地而守又接築茶城至開封兩岸堤從朱衡言繕豐沛
大黃堤衡又言漕河起儀真訖張家灣二千八百餘里
河勢凡四段各不相同清江浦以南臨清以北皆遠隔
黃河不煩用力惟茶城至臨清則間諸泉爲河與黃相
近清河至茶城則黃河卽運河也茶城以北當防黃河
之決而入茶城以南當防黃河之決而出防黃河卽所
以保運河故自茶城至邳遷高築兩堤宿遷至清河盡

塞缺口蓋以防黃水之出則正河必淤昨歲徐邳之患
是也自茶城秦溝口至豐沛曹單創築增築以接縷水
舊堤蓋以防黃水之入則正河必決往年曹沛之患是
也二處告竣故河深水取無旁決中潰之虞沛縣之窰
子頭至秦溝口應築堤七十里接古北堤徐邳之間堤
逼河身宜於新堤外別築遙堤詔如其議以命總河侍
郎萬恭萬曆元年恭言祖宗時造淺船近萬非不知滿
載省舟之便以閘河流淺故不敢過四百石也其制底
平倉淺底平則入水不深倉淺則負載不滿又限淺船
用水不得過六拏伸大指與食指相距爲一拏六拏不

過三尺許明受水淺也今不務遵行而競雇船搭運雇
船有三害搭運有五害皆病河道請悉遵舊制從之恭
又請復淮南平水諸閘上言高寶諸湖周遭數百里西
受天長七十餘河徒恃百里長堤若障之使無疏洩是
潰堤也以故祖宗之法每置數十小閘於長堤之間又
爲令曰但許深湖不許高堤故設淺船淺夫取湖之淤
以厚堤夫閘多則水易落而堤堅濬勤則湖愈深而堤
厚意至深遠也比年畏修閘之勞每壞一閘卽堙一閘
歲月既久諸閘盡堙而長堤爲死障矣畏濬淺之苦每
湖淺一尺則加堤一尺歲月既久湖水捧起而高寶爲

孟城矣祖河漕功堤與無漕同湖堤勿開與無堤同陳
瑄天禮城水閘數十湖水溢則瀉以利堤水落則閉以
利漕最爲完計積久而減水故迹不可復得湖且沉堤
請復建平水閘閘欲密密則水疏無漲患閘欲狹狹
則勢緩無蓄決虞尚書衡覆奏如其請於是儀真江都
高郵寶應山陽設閘二十三濬淺凡五十一處各設撈
淺船二淺夫十恭又言清江浦河六十里陳瑄濬至天
妃祠東注於黃河運艘出天妃口入黃穿清特半餉耳
後黃漲逆注入口浦遂多淤議者不制天妃口而遽塞
之令淮水勿與黃值開新河以接淮河曰接清流勿接

濁流可不淤也不知黃河非安流之水伏秋盛發則西擁淮流數十里并灌新開河彼天妃口一黃水之淤耳今淮黃會於新開河口是二淤也防一淤生二淤又生淮黃交會之淺歲役丁夫千百濬治方畢水過復合又使運艘迂八里淺滯而始達於清河孰與出天妃口者之便且利請建天妃閘俾漕船直達清河運盡而黃水盛發則閉閘絕黃水落則啓天妃閘以利商船新河口勿濬可也乃建天妃廟口石閘恭又言由黃河入閘河爲茶城出臨清板閘七百餘里舊有七十二淺自創開新河汶流平行地勢高下不甚相懸七十淺悉爲通渠

惟茶黃交會開運盛之時正值黃河水落之候高下不相接是以有茶城黃家閘之淺連年患之祖宗時嘗建境山閘自新河水平閘沒泥淖且丈餘其閘上距黃家閘二十里下接茶城十里因故基累石爲之可留黃家閘外二十里之上流接茶城內十里之下流且挾二十里水勢衝十里之狹流蔑不勝矣乃復境山舊閘恭建三議尚書衡覆行之爲運道永利而是時茶城歲淤恭方報正河安流回空船速出給事中朱南雍以回空多阻劾恭隱蔽溺職帝切責恭罷去三年二月總河都御史傅希摯請開泇河以避黃險不果行希摯又請濬梁

山以下與茶城互用淤舊則通新而挑舊淤新則通舊而挑新築壩斷流常通其一以備不虞詔從所請工未成而河決崔鎮淮決高家堰高郵湖決清水潭丁志等口淮城幾沒知府邵先哲開菊花潭以洩淮安高寶三城之水東方芻米少通越明年春督漕侍郎張翀以築清水潭堤工鉅不克就欲令糧船暫由圈子田以行巡按御史陳功不可河漕侍郎吳桂芳言高郵湖老堤陳瑄所建後白昂開月河距湖數里中爲土堤東爲石堤首尾建閘名爲康濟河其中堤之西老堤之東民田數萬畝所謂圈子田也河湖相去太遠老堤缺壞不修遂

至水入圈田又成一湖而中堤潰壞東堤獨受數百里湖濤清水潭之決勢所必至宜遵弘治間王恕之議就老堤爲月河但修東西二堤費省而工易舉帝命如所請行之是年元哲修築淮安長堤又疏鹽城石碓口下流入海五年二月高郵石堤將成桂芳請傍老堤十數丈開挑月河因言白昂康濟月河去老堤太遠人心徂月河之安忘老堤外捍之力年復一年不加省視老中二堤俱壞而東堤不能獨存今河與老堤近則易於管攝御史陳世寶論江北河道請於寶應湖堤補石堤以固其外而於石堤之東復築二堤以通月河漕舟行其

中竝議行其冬高郵湖土石二堤新開漕河南北二閘
及老堤加石增護堤木城各工竣事桂芳又與元哲增
築山陽長堤自板閘至黃浦亘七十里閉通濟閘不用
而建興文閘且修新莊諸閘築清江浦南堤創板閘漕
堤南北與新舊堤接板閘卽故移風閘也堤閘竝修淮
揚漕道漸固六年總理河漕都御史潘季馴築高家堰
及清江浦柳浦灣以東加築禮智二壩修寶應黃浦等
八淺堤高資減水閘四又拆新莊閘而改建通濟閘於
甘羅城南明初運糧自瓜儀至淮安謂之裏河自五壩
轉黃河謂之外河不相通及開清江浦設閘天妃口春
夏之交重運畢卽閉以拒黃歲久法弛閘不封而黃水
入嘉靖末塞天妃口於浦南三里溝開新河設通濟閘
以就淮水已又從萬恭言復天妃閘未幾又從御史劉
光國言增築通濟自仲夏至季秋隔日一放可空漕船
旣而啟閉不時淤塞日甚開朱家口引清水灌之僅通
舟至是改建甘羅城南專向淮水使河不得直射十年
督漕尚書凌雲翼以運船由清江浦出口多艱險乃自
浦西開永濟河四十五里起城南窰灣歷龍江閘至楊
家澗出武家墩折而東合通濟閘出口更置閘三以備
清江浦之險是時漕河就治淮揚免水災者十餘年初

黃河之害漕也自金龍口而東則會通以淤迨塞沙灣
張秋開漕以安則徐沛閒數被其害至崔鎮高堰之法
黃淮交漲而害漕乃在淮揚閒湖潰則敗漕季馴以高
堰障洪澤俾堰東四湖勿受淮侵漕始無敗而河漕諸
臣懼湖害日夜常惴惴十三年從總漕都御史李世達
議開寶應月河寶應泇光湖諸湖中最湍險者也廣百
二十餘里槐角樓當其中形曲如箕瓦店翼其南秤鈞
灣翼其北西風鼓浪往往覆舟陳瑄築堤湖東蓄水爲
通道上有所受下無所宣遂決爲八淺滙爲六潭興鹽
諸場皆沒而淮水又從周家橋漫入溺人民害漕運武

宗末年郎中楊最請開月河部覆不從嘉靖中工部郎
中陳毓賢戶部員外范韶御史聞人詮運糧千戶李顯
皆以爲言議行未果至是工部郎中許應達建議世達
用其言以奏乃決行之濬河千七百餘丈置石閘三減
水閘二築堤九千餘丈石堤三之一子堤五千餘丈工
成賜名弘濟尋改石閘爲平水閘應達又築高郵護城
堤其後弘濟南北開夏秋淮漲吞吐不及舟多覆者神
宗季年督漕侍郎陳荐於南北各開月河以殺河怒而
溜始平十五年督漕侍郎楊一魁請修高家堰以保上
流砌范家口以制旁決疏草灣以殺河勢修禮壩以保

新城詔如其議一魁又改建古洪開先是汶泗之水由
茶城會黃河隆慶間濁流倒灌稽阻運船郎中陳瑛移
黃河口於茶城東八里建古洪內華二閘漕河從古洪
出口後黃水發淤益甚一魁既改古洪帝又從給事中
常居敬言令增築鎮口閘於古洪外距河僅八十丈吐
納益易糧運利之工部尚書石星議季馴居敬條上善
後事宜請分地責成接築塔山縷堤清江浦草壩剡築
寶應西堤石砌邵伯湖堤疏濬裏河淤淺當在淮揚興
舉察復南旺馬踏蜀山馬場四湖建築坎河滾水壩加
建通濟永通二閘察復安山湖地當在山東興舉帝從
其議未幾衆工皆成十九年季馴言宿遷以南地形西
窪請開縷堤放水沙隨水入地隨沙高庶水患消而費
可省又請易高家堰土堤爲石築滿家閘西攔河壩使
汶泗盡歸新河設減水閘於李家口以洩沛縣積水從
之十月淮湖大漲江都淳家灣石堤邵伯南壩高郵中
堤朱家墩清水潭皆決郎中黃日謹築塞僅竣而山陽
堤亦決二十一年五月恒雨漕河汎溢潰濟寧及淮河
諸堤岸總河尚書舒應龍議築壘城壩遏汶水之南開
馬踏湖月河口導汶水之北開通濟開放月河土壩以
殺洶湧之勢從其奏數年之間會通上下無阻而黃淮

並漲高堰及高郵堤數決害漕應龍卒罷去建議者紛
紛未有所定楊一魁代應龍爲總河尚書力主分黃導
淮治逾年工將竣又請決湖水以疏漕渠言高寶諸湖
本沃壤也自淮黃逆壅遂成昏墊今入江入海之路旣
濬宜開治涇河子嬰溝分灣河諸閘及瓜儀二閘大放
湖水就湖疏渠與高寶月河相接旣避運道風波之險
而水涸成田給民耕種漸議起科可充河費命如議行
時下流旣疏淮水漸帖而河方決黃堦口督漕都御史
褚鈇恐洩太多徐邳淤阻力請塞之一魁持不可濬兩
河口至小浮橋故道以通漕然河大勢南徙二洪漕屢
涸復大挑黃堦下之李吉口挽黃以濟之非久輒淤一
魁入掌部事二十六年劉東星繼之守一魁舊議李吉
口淤益高歲冬月卽其地開一小河春夏引水入徐州
如是者三年大抵至秋卽淤乃復開趙家圈以接黃開
泇河以濟運趙家圈旋淤泇河未復而東星卒於是鳳
陽巡撫都御史李三才建議自鎮口開至磨兒莊做開
河制三十里一閘凡建六閘於河中節宣汶濟之水聊
以通漕漕舟至京不復能如期矣東星在事開邵伯月
河長十八里濶十八丈有奇以避湖險又開界首月河
長千八百餘丈各建金門石閘二漕舟利焉三十二年

總河侍郎李化龍始大開泇河自直河至李家港二百六十餘里盡避黃河之險化龍憂去總河侍郎曹時聘終其事疏敘泇河之功言舒應龍創開韓家莊以洩湖水而路始通劉東星大開良城四家莊以試行運而路漸廣李化龍上開李家港鑿都水石下開直河口挑田家莊殫力經營行運過半而路始開故臣得接踵告竣因條上善後六事運道由此大通其後每年三月開泇河壩由直河口進九月開召公壩入黃河燈艘及官民船悉以爲準四十四年巡漕御史朱堦請修復泉湖言宋禮築壩戴村奪二汶入海之路灌以成河復導洙泗

洸沂諸水以佐之汶雖率衆流出全力以奉漕然行遠而竭已自難支至南旺又分其四以南迎淮六以北赴衛力分益薄况此水夏秋則漲冬春而涸無雨卽夏秋亦涸禮逆慮其不可恃乃於沿河昭陽南旺馬踏蜀山安山諸湖設立斗門名曰水櫃漕河水漲則瀦其溢出者於湖水消則決而注之漕積泄有法盜決有罪故旱澇恃以無恐及歲久禁弛湖淺可耕多爲勢豪所占昭陽一湖已作藩田比來山東半年不雨泉欲斷流按圖而索水櫃茫無知者乞敕河臣清核亟築堤壩斗門以廣蓄儲帝從其請方議濬泉湖而河決徐州狼矢灌由

拾鰻諸湖入泲河出直口運船迎溜艱險督漕侍郎陳
荐開武河等口洩水平溜後二年決口長淤泲河始復
故道總河侍郎王佐加築月壩以障之至泰昌元年冬
左言諸湖水櫃已復安山湖且復五十五里誠可利漕
請以水櫃之廢典爲河官殿最從之天啟元年淮黃漲
溢決裏河王公祠淮安知府宋統殷山陽知縣練國事
力塞之三年秋外河復決數口尋塞是年冬濬永濟新
河自凌雲翼開是河未幾而閉總河都御史劉士忠嘗
開壩以濟運已復塞而淮安正河三十年朱溶故議先
挑新河通運船回空乃濬正河自許家閘至惠濟祠長
千四百餘丈復建通濟月河小閘運船皆由正河新河
復閉時王家集磨兒莊滿溜日甚漕儲參政朱國盛謀
改濬一河以爲漕計令同知宋士中自泲口迤東抵宿
遷陳溝口復泲駱馬湖上至馬賴河往迤相度乃議開
馬家洲且疏馬賴河口淤塞上接泲流下避劉口之險
又疏三泲河流沙十三里開滔莊河百餘丈濬深小河
三十里開王能莊二十里以通路馬湖口築塞張家等
溝數十道束水歸漕計河五十七里名通濟新河五年
四月工成運道從新河無劉口磨兒莊諸險之患明年
總河侍郎李從心開陳溝地十里以竟前工崇禎三年

淮安蘇家嘴新溝大壩決沒山鹽高泰民田五年又
決建義北壩總河尚書朱光祚濬駱馬湖避河險十三
處名順濟河六年良城至徐塘淤爲平陸漕運愆期奪
光祚官劉榮嗣繼之八年駱馬湖淤阻榮嗣開河徐宿
引注黃水被劾得重罪侍郎周鼎繼之乃專力於泇河
濬麥河支河築王母山前後壩勝陽山東堤馬蹄厓十
字河攔水壩挑良城閘抵徐塘口六千餘丈九年夏泇
河復通由宿遷陳溝口合大河鼎又修高家堰及新溝
濠田營堤增築天妃閘石工去南旺湖彭口沙礮濬劉
呂莊至黃林莊百六十里而是時黃淮漲溢日甚倒灌

害漕鼎在事五年卒以運阻削職繼之者侍郎張國維
甫莅任卽以漕涸被責十四年國維言濟寧運道自棗
林閘溯師家莊仲家淺二閘歲患淤淺每引泗河由魯
橋入運以濟之伏秋水長是資利涉而挾沙注河水退
沙積利害參半旁自白馬河匯鄒縣諸泉與泗合流而
出魯橋力弱不能敵泗河身半淤不爲漕用然其上源
寬處正與仲家淺閘相對導令由此入運較魯橋高下
懸殊且易細流爲洪流又減沙滲之患而濟仲家淺及
師莊棗林有三便又言南旺水本地脊惟藉泰安新泰
萊蕪寧陽汶上東平平陰肥城八州縣泉源由汶入運

故運河得通今東平平陰肥城淤沙中斷請亟濬之復
上疏運六策一復安山湖水櫃以濟北開一改挑滄浪
河從萬年倉出口以利西開一展濬汶河陶河土源以
濟邳派一改道沂河出徐塘口以竝利邳宿其二卽開
三州縣淤沙及改挑白馬湖也皆命酌行國維又濬淮
揚漕河三百餘里當是時河臣竭力補苴南河稍寧北
河數淺隄而河南守臣壅黃河以灌賊河大決開封下
流日淤河事益壞未幾而明亡矣

明史卷八十五終

明史卷八十六 志第六十二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葉太子太保保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掌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河渠四

江南運河自杭州北郭務至謝村北爲十二里洋爲塘

棲德清之水入之踰北陸橋入崇德界過松老抵高新
橋海鹽支河通之繞崇德城南轉東北至小高陽橋東
過石門塘折而東爲王灣至阜林水深者及丈過永新
入秀水界踰陡門鎮北爲分鄉鋪稍東爲繡塔北由嘉

興城西轉而北出杉青三閘至王江涇鎮松江運艘自東來會之北爲平望驛東通鶯脰湖湖州運艘自西出新興橋會之北至松陵驛由吳江至三里橋北有震澤南有黃天蕩水勢澎湃夾浦橋屢建北經蘇州城東鮎魚口水由鬢塘入之北至楓橋由射瀆經許墅關過白鶴舖長洲無錫兩邑之界也錫山驛水僅浮瓦礫過黃埠至洛社橋江陰九里河之水通之西北爲常州漕河舊貫城入東水門由西水門出嘉靖末防倭改從南城壕江陰順塘河水由城東通丁堰沙子湖在其西南宜興鍾溪之水入之又西直瀆水入之又西爲奔牛呂城

二閘常鎮界其中皆有月河以佐節宣後並廢其南爲金壇河溧陽高淳之水出焉丹陽南二十里爲陵口北二十五里爲黃泥壩舊皆置閘練湖水高漕河數丈一由三思橋一由仁智橋皆入運北過丹徒鎮有豬婆灘多軟沙丹徒以上運道視江潮爲盈涸過鎮江出京口閘閘外沙堵延袤二十丈可藏舟避風由此浮於江與瓜步對自北郭至京口首尾八百餘里皆平流歷嘉而蘇衆水所聚至常州以西地漸高仰水淺易洩盈涸不恒時濬時壅往往兼取孟瀆德勝兩河東浮大江以達揚泰洪武二十六年嘗命崇山侯李新開溧水胭脂河

以通浙漕免丹陽輸輓及大江風濤之險而三吳之粟必由常鎮三十一年濬奔牛呂城二壩河道永樂間修練湖堤卽命通政張璉發民丁十萬濬常州孟瀆河又濬蘭陵溝北至孟瀆河開六千餘丈南至奔牛鎮千二百餘丈已復濬鎮江京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以達於江漕舟自奔牛溯京口水涸則改從孟瀆右趨瓜洲抵白塔以爲常宣德六年從武進民請疏德勝新河四十里八年工竣漕舟自德勝北入江直泰興之北新河由泰州驛抵揚子灣入漕河視白塔尤便於是漕河及孟瀆德勝三河並通皆可濟運矣正統元年廷臣上言自新

港至奔牛漕河百五十里舊有水車捲江湖灌注通舟漑田請支官錢置車詔可然三河之入江口皆自卑而高其水亦更迭盈縮八年武進民請濬德勝及北新河浙江都司蕭華則請濬孟瀆巡撫周忱定議濬兩河而罷北新築壩白塔河之大橋關以時啓閉而常鎮漕河亦疏濬焉景泰間漕河復淤遂引漕舟盡由孟瀆三年御史練綱言漕舟從夏港及孟瀆出江逆行三百里始達瓜洲德勝直北新而白塔又與孟瀆斜直由此兩岸橫渡甚近宜大疏淤塞帝命尚書石璞措置會有請鑿鎮江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孟瀆險者鎮江

知府林鶚以爲迂道多石壞民田墓多宜濬京口閘甘露壩道里近功力省乃從鶚議浙江叅政胡清又欲去新港奔牛等壩置石閘以蓄泉亦從其請而濬德勝河與鑿港之議俱寢然石閘雖建蓄水不能多潛舟仍入孟瀆天順元年尚寶少卿凌信言糧艘從鎮江裏河爲便帝以爲然命糧儲河道都御史李秉通七里港口引江水注之且濬奔牛新港之淤巡撫崔恭又請增置五閘至成化四年閘工始成於是漕舟盡由裏河其入二河者回空之艘及他舟而已定制孟瀆河口與瓜儀諸港俱三年一濬孟瀆寬廣不甚淤裏河不久輒涸則又

改從孟瀆弘治十七年部臣復陳夏港孟瀆遠涉舟楫之害請亟濬京口淤而引練湖灌之詔速行正德二年復開白塔河及江口大橋通江二閘十四年從督漕都御史臧鳳言濬常州上下裏河漕舟無阻者五十餘載萬曆元年又漸涸復一濬之歲貢生許汝愚上言國初置四閘曰京口曰丹徒防三江之涸曰呂城曰奔牛防五湖之洩自丹陽至鎮江蓄爲湖者三曰練湖曰焦子曰杜墅歲久居民侵種焦杜二湖俱涸僅存練湖猶有侵者而四閘俱空設矣請濬二湖故址通漕繼河傅希摯言練湖已濬而焦子杜墅源少無益其議遂寢未幾

練湖復淤淺五年御史郭思極陳世寶先後請復練湖
濬孟瀆而給事中湯聘尹則請於京口旁別建一閘引
江流內注潮長則開縮則閉御史尹良任又言孟瀆渡
江入黃家港水面雖闊江流甚平由此抵泰興以達灣
頭高郵僅二百餘里可免瓜儀不測之患至如京口北
渡金山而下中流遇風有漂溺患宜挑甘露

存洲

田十餘里以便回泊御史林應訓又言自萬務
瀆兩厓陡峻兩潦易圯且江湖湧沙淤塞難免宜
緣橋黃連樹各建閘以資蓄洩又言練湖自西晉陸
暹馬林溪引長山八十四溪之水以溉雲陽堤名練湖

又曰練河凡四十里許環湖立涵洞十三宋紹興時中
置橫堰分上下湖立上中下三閘八十四溪之水始經
辰溪衝入上湖復由三閘轉入下湖洪武間因運道澀
依下湖東堤建三閘借湖水以濟運後乃漸堙今當盡
革侵占復濬爲湖上湖四際夾阜下湖東北臨河原埂
完固惟應補中間缺口且增築西南與東北相應至三
閘惟臨湖上閘如故宜增建中下二閘更設減水閘二
座界中下二閘間其革田五千畝有奇塞沿堤私設涵
洞止存其舊十三處以宣洩湖水冬春即閉塞毋得私
啓蓋練湖無源惟藉潴蓄增堤啓閘水常有餘然後可

以濟運臣親驗上湖地仰八十四溪之水所由來懼其
易洩下湖地平衍僅高漕河數尺又常懼不盈誠使水
裕堤堅則應時注之河有全力矣皆下所司酌議十三
年鎮江知府吳撫謙復言練湖中堤宜飭有司春初卽
修以防衝決且禁勢豪侵占從之十七年濬武進橫林
漕河崇禎元年濬京口漕河五年太常少卿姜志禮建
漕河議言神廟初先臣寶著漕河議當事采行不開河
而濟運者二十餘年後復佃湖妨運歲累畚鍤故老有
言京口開底與虎邱塔頂平是可知挑河無益蓄湖爲
要也今當革佃修閘而高築上下湖圍堰蓄水使深且

漕河開座非僅京口呂城新開奔牛數處而已陵口尹
公橋黃泥壩新豐大犢山節節有閘皆廢去竝宜修建
而運道支流如武進洞子河連江橋河扁擔河丹陽簡
橋河陳家橋河七里橋河丁議河越瀆河滕村溪之大
壩頭丹陽甘露港南之小閘口皆應急修整至奔牛呂
城之北各設減水閘歲十月實以上商民船盡令盤壩
此皆舊章所當率由近有欲開九曲河使運船竟從泡
港閘出江直達揚子橋以免瓜洲啓閘稽遲者試而後
行可也回空糧艘及官舫宜由江行而於河莊設閘啓
閉數役竝行漕事乃大善矣議不果行江漕者湖廣漕

舟由漢沔下潯陽江西漕舟出章江鄱陽而會於湖口
暨南直隸寧太池安江寧廣德之舟同浮大江入儀真
通江閘以溯淮揚入閘河瓜儀之間運道之咽喉也洪
武中餉遼卒者從儀真上淮安由鹽城汎海餉梁晉者
亦從儀真赴淮安盤壩入淮江口則設壩置閘凡十有
三濬揚子橋河至黃泥灣九千餘丈永樂間濬儀真清
江壩下水港及夾港河修沿江堤岸洪熙元年濬儀真
壩河後定制儀真壩下黃泥灘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
港常州之孟瀆河皆三年一濬宣德間從侍郎趙新御
史陳祚請濬黃泥灘清江閘成化中建閘於儀真通江

河港者三江都之留湖通江者二已而通江港塞弘治
初復開之既又於總港口建閘蓄水儀真在都二縣間
有官塘五區築閘蓄水以溉民田豪民占以爲業真揚
之間運道阻梗嘉靖二年御史秦鉞請復五塘從之萬
曆五年御史陳世寶言儀真江口去閘太遠請於上下
十數丈許增建二閘隨湖啓閉以截出江之船盡令人
閘庶免遲滯疏上議行白塔河者在泰州上通邵伯下
接大江斜對常州孟瀆河與泰興北新河皆浙漕間道
也自陳瑄始開宣德間從趙新陳祚請命瑄役夫四萬
五千餘人濬之建新閘潘家莊大橋江口四閘正統四

年水潰閘塞都督武興因閉不用仍自瓜洲盤壩瓜洲之壩洪武中置凡十五列東西二港間永樂間廢東壩爲廠以貯材木止存西港七壩漕舟失泊屢遭風險英宗初年乃復濬東港旣而巡撫周忱築壩白塔河之犬橋閘以時啓閉漕舟稍分行自鎮江裏河開濬漕舟出甘露新港徑渡瓜洲而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險遠捨而不由矣衛漕者卽衛河源出河南輝縣至臨清與會通河合北達天津自臨清以北皆稱衛河詳具本志白漕者卽通濟河源出塞地經密雲縣霧靈山爲湖河川而富河營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俱會於此名曰白

河南流經通州合通惠及榆渾諸河亦名潞河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入海賴以通漕楊村以北勢若建瓴底多淤沙夏秋水漲苦潦冬春水微苦澁衝潰徙改頗與黃河同奕兒渡者在武清通州間尤其要害處也自永樂至成化初年凡八決輒發民夫築堤而正統元年之決爲害尤甚特敕太監沐敬安遠侯柳溥尚書李友直隨宜區畫發五軍營卒五萬及民夫一萬築決堤又命武進伯朱冕尚書吳中役五萬人去河西務二十里鑿河一道導白水入其中二工竝竣人甚便之賜河名曰通濟封河神曰通濟河神先是永樂二十一年築

通州抵直沽河岸有衝決者隨時修築以爲常迨通濟河成決岸修築者亦且數四萬曆三十一年從工部議挑通州至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卽築堤兩岸著爲令大通河者元郭守敬所鑿由大通橋東下抵通州高麗莊與白河合至直沽會衛河入海長百六十里有奇十里一閘蓄水濟運名曰通惠又以白河榆河渾河合流亦名潞河洪武中漸廢永樂四年八月北京行部言宛平昌平西湖景東牛欄莊及青龍華家壩山三閘水衝決岸命發軍民修治明年復言自西湖景東至通流凡七閘河道淤塞自昌平東南白浮村至西湖

景東流水河口一百里宜增置十二閘從之未幾閘俱堙不復通舟成化中漕運總兵官楊茂言每歲自張家灣舍舟車轉至都下僱值不貲舊通惠河石閘尚存深二尺許修閘瀦水用小舟剝運便又有議於三里河從張家灣烟墩橋以西疏河泊舟者下廷臣集議遣尚書楊鼎侍郎喬毅相度上言舊閘二十四座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宮牆外舟得入城內海子灣今水從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且元引白浮泉往西逆流今經山陵恐妨地脉又一畝泉過白羊口山溝兩水衝截難引若城南三里河舊無河源正統間修城壕恐雨多水

明史卷八十六
志
九
溢乃穿正陽橋東南窪下地開壕口以洩之始有三里
河名白壕口八里始接渾河舊渠兩岸多廬墓水淺河
窄又須增引別流相濟如西湖草橋源出玉匠局馬跑
等地泉不深遠元人曾用金口水洶湧沒民舍以故隨
廢惟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皆出西北循山麓而
行可導入西湖請濬西湖之源開分水清龍開引諸泉
水從高粱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餘則從都城外壕流
轉會於正陽門東城壕且閉令勿入三里河併流大通
橋開河隨旱澇啓閉則舟獲近倉甚便帝從其議方發
軍夫九萬修濬會以災異詔罷諸役所司以漕事大乃

命四萬人濬城壕而西山玉泉及抵張家灣河道則以
漸及焉越五年乃敕平江伯陳銳副都御史李裕侍郎
翁世資王詔督漕卒濬通惠河如鼎毅前議明年六月
工成自大通橋至張家灣潭河口六十餘里濬泉三增
開四漕舟稍通然元時所引昌平東泉俱遏不行獨引
一西湖又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載澀滯如舊正
德二年嘗一濬之且修大通橋至通州開十有二壩四
十有一嘉靖六年御史吳仲言通惠河屢經修復皆爲
權勢所撓顧通流等八閘遺跡俱存因而成之爲力甚
易歲可省車費貲三十餘萬且歷代漕運皆達京師未

有貯國儲於五十里外者帝心以爲然命侍郎王軌何詔及仲偕相度軌等言大通橋地形高白河六丈餘若濬至七丈引白河達京城諸閘可盡罷然未易議也計獨濬治河閘但通流閘在通州舊城中經二水門南浦土橋廣利三閘皆闌闔衢市不便轉輓惟白河濱舊小河廢壩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壩宜修築之使通普濟閘可省四閘兩關轉搬力而尚書桂萼言不便請改修三閘河帝下其疏於大學士楊一清張璠一清言因舊閘行轉搬法省運軍勞費宜斷行之璠亦言此一勞永逸之計萼所論費廣功難帝乃却萼議明年六月仲報河

成因疏五事言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地勢高四丈流沙易淤宜時加濬治管河主事宜專委任毋令兼他務官吏開夫以罷運裁減宜復舊額慶豐上閘平津中閘今已不用宜改建通州西水關外剝船造費及遞歲修脩俱宜酌處帝以先朝屢勘行未卽功仲等四閱月工成詔予賞悉從其所請仲又請留督工郎中何棟專理其事爲經久計從之九年擢棟右通政仍管通惠河道是時仲出爲處州知府進所編通惠河志帝命送史館采入會典且頒工部刊行自此漕艘直達京師迄於明末人思仲德建祠通州祀之薊州河者運薊州官軍餉道

也明初海運餉薊州天順二年大河衛百戶閔恭言南
京竝直隸各衛歲用旗軍運糧三萬石至薊州等衛倉
越大海七十餘里風濤險惡新開沽河北望薊州正與
水套沽河直袤四十餘里而徑且水深其間阻隔者僅
四之一若穿渠以運可無海患下總兵都督宋勝巡按
御史李敏行視可否勝等言便遂開直沽河濶五丈深
丈五尺成化二年一濬二十年再濬并濬鴉鴻橋河道
造豐潤縣海運糧儲倉正德十六年運糧指揮王贊言
直沽東北新河轉運薊州河流淺潮至方可行舟邊關
每匱餉宜濬使深廣從之初新河三歲一濬嘉靖元年
易二歲以爲常十七年濬殷留莊大口至舊倉店百十
六里豐潤環香河者濬自成化間運粟十餘萬石以餉
薊州東路者也後堙廢餉改薊州給大不便嘉靖四十
五年從御史鮑承允請復之且建三閘於北濟張官屯
鴉鴻橋以瀦水昌平河運諸陵官軍餉道也起鞏華城
外安濟橋抵通州渡口袤百四十五里其中淤淺三十
里難行隆慶六年大濬運給長陵等八衛官軍月糧四
萬石遂成流通萬曆元年復疏鞏華城外舊河
海運始於元至元中伯顏用朱清張瑄運糧輸京師僅
四萬餘石其後日增至三百萬餘石初海道萬三千餘

里最險惡既而開生道稍徑直後殷明略又開新道尤便然皆出大洋風利自浙西抵京不遑旬日而漂失甚多洪武元年太祖命湯和造海舟餉北征士卒天下既定募木工運萊州洋海倉粟以給永平後遼左及迤北數用兵於是靖海侯吳禎延安侯唐勝宗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先後轉遼餉以爲常督江浙邊海衛軍大舟百餘艘運糧數十萬賜將校以下綺帛胡椒蘇木錢鈔有差民夫則復其家一年溺死者厚恤三十年以遼東軍餉羸羨第令遼軍屯種其地而罷海運永樂元年平江伯陳瑄督海運糧四十九萬餘石餉北京遼東二年以海運但抵直沽別用小船轉運至京命於天津置露囤千四百所以廣儲蓄四年定海陸兼運瑄每歲運糧百萬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至是命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黃陸運赴衛河入通州以爲常陳瑄上言嘉定瀕海當江流之衝地平衍無大山高嶼海舟停泊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敗宜於青浦築土爲山立候表識使舟人知所避而海險不爲患詔從之十年九月工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御製碑文紀之十三年五月復罷海運惟存遮洋一總運遼薊糧正統十三年減登州衛海船百艘爲十

八艘以五艘運青萊登布花鈔錠十二萬餘觔歲賞遼軍成化二十三年侍郎邱濬進大學衍義補請尋海運故道與河漕並行大略言海舟一載千石可當河舟三用卒大減河漕視陸運費省什三海運視陸省什七雖有漂溺患然省牽卒之勞駁淺之費挨次之守利害亦相當宜訪素知海道者講求勘視其說未行弘治五年河決金龍口有請復海運者朝議弗是嘉靖二年遮洋總漂糧二萬石溺死官軍五十餘人五年停登州造船二十年總河王以旂以河道梗澀言海運雖難行然中間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建閘直達安東

南北悉由內洋而行路捷無險所當講求帝以海道迂遠却其議三十八年遼東巡撫侯汝諒言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坨桑姜女墳桃花島皆可灣泊部覆行之四十五年順天巡撫耿隨朝勘海道自永平西下海百四十五里至紀各莊又四百二十六里至天津皆傍岸行舟其間開洋百二十里有建河糧河小沽大沽河可避風初允其議尋以御史劉翹疏沮而罷是年從給事中胡應嘉言革遮洋總隆慶五年徐邳河淤從給事中宋良佐言復設遮洋總存海運遺意山東巡撫梁夢龍極論海運之

利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島人商
賈所出入臣遣卒自淮膠各運米至天津無不利者淮
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舟由近洋島嶼
聯絡雖風可依視殷明略故道甚安便五月前風順而
柔此時出海可保無虞命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俾
夢龍行之六年王宗沐督漕請行海運詔令運十二萬
石自淮入海其道由雲梯關東北歷鷹游山安東衛石
臼所夏河所齊堂島靈山衛古鎮膠州鼇山衛大嵩衛
行村寨皆海面自海洋所歷竹島寧津所靖海衛東北
轉成山衛劉公島威海衛西歷寧海衛皆海面自福山
之罘島至登州城北新海口沙門等島西歷桑島岬岬
島白岬岬西歷三山島芙蓉島萊州大洋海倉口自海
倉西歷淮河海口魚兒舖西北歷侯鎮店唐頭寨自侯
鎮西北大清河小清河海口乞溝河入直沽抵天津衛
凡三千三百九十里萬曆元年卽墨福山島壞糧運七
艘漂米數千石溺軍丁十五人給事御史交章論其失
罷不復行二十五年倭寇作自登州運糧給朝鮮軍山
東副使于仕廉復言餉遼莫如海運海運莫如登萊蓋
登萊度金州六七百里至旅順口僅五百餘里順風揚
帆一二日可至又有沙門鼉磯皇城等島居其中天設

水遞止宿避風惟皇城至旅順二百里差遠得便風不
半日可度也若天津至遼則大洋無泊淮安至膠州雖
僅三百里而由膠至登千里而遙礁礙難行惟登萊濟
遼勢便而事易時頗以其議爲然而未行也四十六年
山東巡撫李長庚奏行海運特設戶部侍郎一人督之
事具長庚傳崇禎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揚爲內閣中書
復陳海運之便且輯海運書五卷進呈命造海舟試之
廷揚乘二舟載米數百石十三年六月朔由淮安出海
望日抵天津守風者五日行僅一旬帝大喜加廷揚戶
部郎中命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度山東副總兵黃

允恩亦上海運九議帝卽令督海運先是寧遠軍餉率
用天津船赴登州候東南風轉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風
轉至寧遠廷揚自登州直輪寧遠省費多尋命赴淮安
經理海運爲督漕侍郎朱大典所沮乃命易駐登州領
寧遠餉務十六年加光祿少卿福王時命廷揚以海舟
防江尋命兼理糧務南都旣失廷揚崎嶇唐魯二王間
以死當嘉靖中廷臣紛紛議復海運漕運總兵官萬表
言在昔海運歲溺不止十萬載米之舟駕船之卒統卒
之官皆所不免今人策海運輒主邱濬之論非達於事
者也

明史卷八十七 志第六十三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 李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 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河渠五 滎五 滎三 滎二 滎一 滎四 滎六 滎七 滎八 滎九 滎十 滎十一 滎十二 滎十三 滎十四 滎十五 滎十六 滎十七 滎十八 滎十九 滎二十 滎二十一 滎二十二 滎二十三 滎二十四 滎二十五 滎二十六 滎二十七 滎二十八 滎二十九 滎三十 滎三十一 滎三十二 滎三十三 滎三十四 滎三十五 滎三十六 滎三十七 滎三十八 滎三十九 滎四十 滎四十一 滎四十二 滎四十三 滎四十四 滎四十五 滎四十六 滎四十七 滎四十八 滎四十九 滎五十 滎五十一 滎五十二 滎五十三 滎五十四 滎五十五 滎五十六 滎五十七 滎五十八 滎五十九 滎六十 滎六十一 滎六十二 滎六十三 滎六十四 滎六十五 滎六十六 滎六十七 滎六十八 滎六十九 滎七十 滎七十一 滎七十二 滎七十三 滎七十四 滎七十五 滎七十六 滎七十七 滎七十八 滎七十九 滎八十 滎八十一 滎八十二 滎八十三 滎八十四 滎八十五 滎八十六 滎八十七 滎八十八 滎八十九 滎九十 滎九十一 滎九十二 滎九十三 滎九十四 滎九十五 滎九十六 滎九十七 滎九十八 滎九十九 滎一百

明史卷八十七 志第六十三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 李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 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河渠五

淮河

衛河

沁河

桑乾河

加河

漳河

滹沱河

膠萊河

淮河出河南平氏胎簪山經桐柏其流始大東至固始入南畿潁州境東合汝潁諸水經壽州北肥水入焉至

懷遠城東湍水入焉東經鳳陽臨淮濠水入焉又經五
河縣南而納滄沱滌潼諸水勢盛流疾經泗州城南稍
東則汴水入焉過龜山麓益折而北會洪澤阜陵泥墩
萬家諸湖東北至清河南會於大河卽古泗口也亦曰
清口是謂黃淮交會之衝淮之南岸漕河流入焉所謂
清江浦口又東經淮安北安東南而達於海永樂七年
決壽州泛中都正統三年溢清河天順四年溢鳳陽皆
隨時修築無鉅害也正德十三年復決漕堤灌泗州泗
州祖陵在焉其地最下初淮自安東雲梯關入海無旁
溢患迨與黃會黃水勢盛奪淮入海之路淮不能與黃
敵往往避而東陳瑄鑿清江浦因築高家堰舊堤以障
之淮揚恃以無恐而鳳泗間數爲害嘉靖十四年用總
河都御史劉天和言築堤衛陵而高堰方固淮暢流出
清口鳳泗之患弭隆慶四年總河都御史翁大立復奏
濬淮工竣淮益無事至萬曆三年三月高家堰決高寶
興鹽爲巨浸而黃水躡淮且漸逼鳳泗乃命建泗陵護
城石堤二百餘丈泗得石堤稍寧於是總漕侍郎吳桂
芳言河決崔鎮清河路淤黃強淮弱南徙而灌山陽高
寶請急護湖堤帝令熟計其便給事中湯聘尹議請導
淮入江會河從老黃河奔入海淮得乘虛出清口桂芳

以聞議遂寢六年總河都御史潘季馴言高堰淮揚之門戶而黃淮之關鍵也欲導河以入海必藉淮以刷沙淮水南決則濁流停滯清口亦堙河必決溢上流水行平地而邳徐鳳泗皆爲巨浸是淮病而黃病黃病而漕亦病相因之勢也於是築高堰堤起武家墩經大小澗阜陵湖周橋翟壩長八十里使淮不得東又以淮水北岸有王簡張福二口洩入黃河水力分清口易於淺且黃水多由此倒灌入淮乃築堤捍之使淮無所出黃無所入全淮畢趨清口會入河入海然淮水雖出清口亦西淫鳳泗八年雨滂淮溢泗城且至祖陵堤中御史陳

用賓以聞給事中王道成因言黃河未漲淮泗閒霖雨偶集而清口已不容洩宜令河臣疏導堵塞之季馴言黃淮合流東注甚迅駛泗州岡阜盤旋雨潦不及宣洩因此漲溢欲疏鑿則下流已深無可疏欲堵塞則上流不可逆堵乃令季馴相度卒聽之而已十六年季馴復爲總河加泗州護堤數千丈皆用石十九年九月淮水溢泗州高於城壕因塞水關以防內灌於是城中積水不洩居民十九泮沒侵及祖陵疏洩之議不一季馴謂當聽其自消會嘔血乞歸言者因請允其去而帝遣給事中張貞觀往勘會總河尚書舒應龍等詳議以上計

明史卷之二十七
三
未有所定連數歲淮東決高良澗西灌泗陵帝怒奪應
龍官遣給事中張企程往勘議者多請拆高堰總河尚
書楊一魁與企程不從而力請分黃導淮乃建武家墩
經河開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
高良澗及周橋減水石閘以洩淮水一由岔河入涇河
一由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下廣洋湖入海又挑
高郵薊塘港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入江以疏
淮漲而淮水以平其後三閘漸塞崇禎開黃淮漲溢議
者復請闢高堰淮揚在朝者公疏力爭議遂寢然是時
建義諸口數決下灌興鹽淮患日棘矣

加河二源一出費縣南山谷中循沂州西南流一出嶧
縣君山東南與費加合謂之東西二加河南會彭河水
從馬家橋東過微山赤山呂孟等湖踰葛墟嶺而南經
侯家灣良城至加口鎮合蛤鰻連汪諸湖東會沂水從
周湖柳湖接邳州東直河東南達宿遷之黃墩湖駱馬
湖從董陳二溝入黃河引泗合沂濟運道以避黃河之
險其議始於翁大立繼之者傅希摯而成於李化龍曹
時聘隆慶四年九月河決邳州自睢寧至宿遷淤百八
十里總河侍郎翁大立請開加河以避黃水未決而罷
明年四月河復決邳州命給事中雒遵勘驗工部尚書

明史卷八十七
四
朱衡請以開泃口河之說下諸臣熟計帝卽命遵會勘
遵言泃口河取道雖捷施工實難葛墟嶺高出河底六
丈餘開鑿僅至二丈礪石中水泉湧出侯家灣良城雖
有河形水中多伏石難鑿縱鑿之湍激不可通漕且蛤
鰻周柳諸湖築堤水中功費無算微山赤山呂孟等湖
雖可築堤然須鑿葛墟嶺以洩正派開地洪溝以散餘
波乃可施工請罷其議詔尚書朱衡會總河都御史萬
恭等覆勘衡奏有三難大畧如遵指且言漕河已通徐
邳間堤高水深不煩別建置乃罷萬曆二年總河都御
史傅希摯言泃河之議嘗建而中止謂有三難而臣遣

錐手步弓水平畫匠於三難處核勘起自上泉河口開
向東南則起處低窪下流趨高之難可避也南經性義
村東則葛墟嶺高堅之難可避也從陡溝河經郭村西
之平坦則良城侯家灣之伏石可避也至泃口上下河
渠深淺不一湖塘聯絡相因間有砂礪無礙挑挖大較
上起泉河口水所從出也自西北至東南長五百三十
里比之黃河近八十里河渠河塘十居八九源頭活水
脈絡貫通此天之所以資漕也誠能捐十年治河之費
以成泃河則黃河無慮壅決茶城無慮填淤二洪無慮
艱險運艘無慮漂損洋山之支河可無開境山之閘座

可無建徐呂之洪夫可盡省馬家橋之堤工可中輟今日不貲之費他日所省抵有餘者也臣以爲開泃河便乃命都給事中侯于趙往會希摯及巡漕御史劉光國確議以聞于趙勘上泃河事宜自泉河口至大河口五百三十里內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餘里無賴於泃事在可已惟徐呂至直河上下二百餘里河衝蕭碭則涇二洪衝睢寧則淤邳河宜開以避其害約費百五十餘萬金惟良城伏石長五百五十丈開鑿之力難以逆料性義嶺及南禹陵俱限隔河流二處旣開則豐沛河決必至灌入宜先鑿良城石預修豐沛堤防可徐議興功也

部覆如其言而謂開泃非數年不成當以治河爲急帝不悅責于趙阻撓然議亦遂寢二十年總河尚書舒應龍開韓莊以洩湖水泃河之路始通至二十五年黃河決黃壩口南徙徐呂而下幾斷流方議開李吉口小浮橋及鎮口以下建閘引水以通漕而論者謂非永久之計於是工科給事中楊應文吏科給事中楊廷蘭皆謂當開泃河工部覆議允行帝命河漕官勘報不果二十八年御史俱祺復請開泃河工部覆奏云用黃河爲漕利與害參用泃河爲漕有利無害但泃河之外由微山呂孟周柳諸湖伏秋水發虞風波冬春水涸虞淺阻須

上下別鑿漕渠建閘節水從之總河尚書劉東星董其事以地多沙石工艱未就工科給事中張問達以爲言御史張養志復陳開泇河之說有四一曰開黃泥灣以通入泇之徑邳州沂河口入泇河門戶也進口六七里有湖名連二汪其水淺而濶下多淤泥欲挑濬則無岸可修欲爲壩埽則無基可築湖外有黃泥灣離湖不遠地頗低自沂口至湖北崖約二十餘里於此開一河以接泇口引湖水灌之運舟可直達泇口矣一曰鑿萬家莊以接泇口之源萬家莊泇口迤北地也與臺家莊侯家灣良城諸處皆山岡高阜多砂礪石塊極難爲工東星力鑿成河但河身尚淺水止二三尺宜更鑿四五尺俾韓莊之水下接泇口則運舟無論大小皆沛然可達矣一曰濬支河以避微口之險微山湖在韓莊西上下三十餘里水深丈餘必探深淺立標爲嚮導風正帆懸頃刻可過突遇狂飈未免敗沒今已傍湖開支河四十里上通西柳莊下接韓莊牽挽有路當再疏濬庶無漂溺之患其一則以萬莊一帶勢高北水南下至此必速請卽其地建閘數座以時蓄洩詔速勘行而東星病卒御史高舉獻河漕三策復及泇河工部尚書楊一魁覆言泇河經良城彭河葛墟嶺石疆難鑿故口僅丈六

尺淺亦如之當大加疏鑿其韓莊渠上接微山呂孟宜多方疏導俾無淤淺順流入馬家橋夏鎮以爲運道接濟之資帝以泲河既有成績命河臣更挑濬三十年工部尚書姚繼可言泲河之役宜罷乃止不治未幾總河侍郎李化龍復議開泲河屬之直河以避河險工科給事中侯慶遠力主其說而以估費太少責期太速請專任而責成之三十二年正月工部覆化龍疏言開泲有六善其不疑有二泲河開而運不借河河水有無聽之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泲河避三百二十里之黃河善二運不借河則我爲政得以熟察機宜而治之善三估

費二十萬金開河六百二十里視朱衡新河事半功倍善四開河必行召募春荒役興麥熟人散富民不擾窮民得以養善五糧船過洪必約春盡實畏河漲運入泲河朝暮無妨善六爲陵捍患爲民禦災無疑者一徐州向苦洪水泲河旣開則徐民之爲魚者亦少無疑者二帝深善之令速鳩工爲久遠之計八月化龍報分水河成糧艘由泲者三之二會化龍丁艱去總河侍郎曹時聘代上言頌化龍功然是時導河濬泲兩工並興役未能竟而黃河數溢壞漕渠給事中宋一韓遂詆化龍開泲之誤化龍憤上章自辨時聘亦力言泲可賴因畫善

後六事以聞部覆皆從其議且言泲開於梗漕之日因不可因泲而廢黃漕利於泲成之後亦不可因黃而廢泲兩利俱存庶幾緩急可賴因請築郟山堤荆頓莊嘴平大泛口湍溜濬猫兒窩等處之淺建鉅梁吳衝閘增三市徐塘壩以終泲河未就之功詔如議越數年泲工未竟督漕者復舍泲由黃舟有覆者遷徙黃泲間運期久踰限三十八年御史蘇惟霖疏陳黃泲利害請專力於泲畧言黃河自清河經桃源北達直河口長二百四十里此在泲下流水平身廣運舟日行僅十里然無他道故必用之自直河口而上歷郟徐達鎮口長二百八

十餘里是謂黃河又百二十里方抵夏鎮其東自猫窩泲溝達夏鎮止二百六十餘里是謂泲河東西相對舍此則彼黃河三四月間淺與泲同五月初其流洶湧自天而下一步難行由其水挾沙而來河口日高至七月初則淺涸十倍統而計之無一時可由者溺人損舟其害甚劇泲河計日可達終鮮風波但得實心任事之臣不三五年缺畧悉補數百年之利也工科給事中何士晉亦言運道最險無如黃河先年水出昭陽湖夏鎮以南運道衝阻開泲之議始決避淺濶急溜二洪之險聚諸泉水以時啓閉通行無滯者六年乃今忽欲舍泲由

黃致倉皇損壞糧艘或改由大浮橋河道淤塞復還由
泃以故運抵灣遲汲汲有守凍之慮由黃之害畧可見
矣顧泃工未竟濶狹深淺不齊宜拓廣濬深與會通河
相等重運空回往來不相礙迴旋不相避水常充盛舟
無留行歲捐水衡數萬金督以廉能之吏三年可竣工
然後循駱馬湖北岸東達宿遷大興畚鍤盡避黃河之
險則泃河之事訖矣或謂泉脈細微太濶太深水不能
有不知泃源遠自蒙沂近挾徐塘許池文武諸泉河大
率視濟寧泉河畧相等呂公堂口旣塞則山東諸水總
合全收加以閘壩堤防何憂不足或謂直抵宿遷此功

迂而難竟是在任用得人綜理有法耳疏人不報明年
部覆總河都御史劉士忠泃黃便宜疏言泃渠春夏閒
沂武京河山水衝發沙淤潰決歲終當如南旺例修治
顧別無置水之地勢不得不塞泃河壩令水復歸黃流
故每年三月初則開泃河壩令糧艘及官民船由直河
進至九月內則開召公壩入黃河以便空回及官民船
往來至次年二月中塞之半年由泃半年由黃此兩利
之道也因請增驛設官又覆惟霖疏言直隸猫窩淺爲
河下流河廣沙淤不可以閘最爲泃患宜西開一月河
以通沂口凡水挾沙來沙性直走有月河以分之則聚

於洄伏之處撈刷較易而洄患少減矣俱報可其後洄河遂爲永利但需補葺而已然洄勢狹窄冬春糧艘回空仍由黃河焉四十八年巡漕御史毛一鷺言洄河屬夏鎮者有閘九座屬中河者止藉草壩分司官議於直口等處建閘請舉行之詔從其議崇禎四年總漕尚書楊一鵬濬洄河九年總河侍郎周鼎奏重濬洄河成久之鼎坐決河防遠戍給事中沈允培訟其修洄利運之功得減論

衛河源出河南輝縣蘇門山自門泉經新鄉汲縣而東至畿南濬縣境洪水入焉謂之白溝亦曰宿胥瀆宋元時名曰御河由內黃東出至山東館陶西漳水合焉東北至臨清與會通河合北歷德滄諸州至青縣南合滹沱河北達天津會白河入海所謂衛漕也其河流濁勢盛運道得之始無淺澀虞然自德州下漸與海近卑窄易衝潰初永樂元年潘陽軍士唐順言衛河抵直沽入海南距黃河陸路纔五十里若開衛河而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運糧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乃命廷臣議未行其冬命都督僉事陳俊運淮安儀真倉糧百五十萬餘石赴陽武由衛河轉輸北京五年自臨清抵渡口驛決堤七處發卒塞之後宋禮開會通河衛河與之

合時方數決堤岸遂命禮并治之禮言衛輝至直沽河
岸多低薄若不究源析流但務堤築恐復潰決勞費益
甚會通河抵魏家灣與土河連其處可穿二小渠以洩
於土河雖遇水漲下流衛河自無橫溢患德州城西北
亦可穿一小渠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黃河十有二里
而中間五里故有溝渠宜開道七里洩水入舊黃河至
海豐大沽河入海詔從之英宗初永平縣丞李祐請閉
漳河以防患疏衛河以通舟從之正統四年築青縣衛
河堤岸十二年從御史林廷舉請引漳入衛十四年黃
河決臨清四閘御史錢清請濬其南撞圈灣河以達衛

從之景泰四年運艘阻張秋之決河南參議豐慶請自
衛輝胙城泊於沙門陸輓三十里入衛舟運抵京師命
漕運都督徐恭覆報如其策山東僉事江良材嘗言通
河於衛有三便古黃河自孟津至懷慶東北入海今衛
河自汲縣至臨清天津入海則猶古黃河道也便一三
代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宙全氣所鍾河南徙氣遂遷轉
今於河陰原武懷孟間導河入衛以達天津不獨徐沛
患息而京師形勝百倍便二元漕舟至封邱陸運抵淇
門入衛今導河注衛冬春水平漕舟至河陰順流達衛
夏秋水迅仍從徐沛達臨清以北抵京師且修其溝洫

擇良有可任之可以備旱澇捍戎馬益起直隸河南富強之勢便三詹事霍韜大然其畫具奏以聞不行萬曆十六年總督河漕楊一魁議引沁水入衛命給事中常居敬勘酌可否居敬言衛小沁大衛清沁濁恐利少害多乃止泰昌元年十二月總河侍郎王佐言衛河流塞惟挽漳引沁關丹三策挽漳難而引沁多患丹水則雖勢與沁同而丹口既關自修武而下皆成安流建閘築堰可垂永利制可亦未能行也崇禎十三年總河侍郎張國維言衛河合漳沁淇洹諸水北流抵臨清會閘河以濟運自漳河他徙衛流遂弱挽漳引沁之議建而未行宜導輝縣泉源且酌引漳沁關丹水疏通滄洹淇三水之利害得失命河南撫按勘議以聞不果行

漳河出山西長子曰濁漳樂平曰清漳俱東經河南臨漳縣由畿南真定河間趨天津入海其分流至山東館陶西南五十里與衛河合洪武十七年河決臨漳敕守臣防護復諭工部凡堤塘堰壩可禦水患者皆預修治有司以黃沁漳衛沙五河所決堤岸丈尺具圖計工以聞詔以軍民兼築之永樂七年決固安縣賀家口九年決西南張固村河口與滄陽河合流下田不可耕臨漳主簿趙永中乞令災戶於漳河旁墾高阜荒地從之是

年築沁州及大名等府決堤十三年漳溢並溢漂沒磁州田稼二十二年溢廣宗洪熙元年漳溢並溢決臨漳三塚村等堤岸二十四處發軍民修築宣德八年復築三塚村堤口正統元年漳溢並溢壞臨漳杜村西南堤三年漳決廣平順德四年又決彰德皆命修築十三年御史林廷舉言漳河自沁州發源七十餘溝會而爲一至肥鄉堤岸逼隘水勢激湍故爲民患元時分支流入衛河以殺其勢永樂間堙塞舊跡尚存去廣平大留村十八里宜發丁夫鑿通置閘過水轉入之而疏廣肥鄉水道則漳河水減免居民患而衛河水增便漕從之漳

水遂通於衛正德元年濬滏陽河河舊在任縣新店村東北源出磁州經永年曲周平鄉至穆家口會百泉等河北流永樂間漳河決而與合二水每並爲患至景泰閒又合漳衝曲周諸縣沿河之地皆築堤備之成化閒舊河淤衝新店西南爲新河合沙洛等河入穆家口亦築堤備之英宗時漳已通衛弘治初益徙入御河遂棄溢堤不理其後漳水復入新河兩岸地皆沒任縣民高暘等以爲言下巡撫官勘奏言穆家口乃衆河之委當從此先而併濬新舊河令分流漳溢缺堤以漸而築從之自此漳溢滙流而入衛之道漸堙矣萬曆二十八年

給事中王德完言漳河決小屯東經魏縣元城抵館陶入衛爲一變其害小決高家口析二流於臨漳之南北俱至成安東呂彪河合流經廣平肥鄉永年至曲周入滏水同流至青縣口方入漕河爲再變其害大滏水不勝漳而冷納漳則狹小不能束巨浪病溢而患在民衛水昔仰漳而今舍漳則細緩不能捲沙泥病涸而患在運塞高家河口導入小屯河費少利多爲上策仍迴龍鎮至小灘入衛費鉅害少爲中策築呂彪河口固堤漳水運道不資利地方不罹害爲下策命河漕督臣集議行之直隸巡按俱祺亦請引漳河並下督臣急引漳會

衛以圖永濟不果行
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谷穿太行山東南流三十里入河南境遶河內縣東北又南東至武陟縣與黃河會而東注達徐州以濟漕其支流自武陟紅荆口經衛輝入衛河元郭守敬言沁餘水引至武陟北流合御河灌田此沁入衛之故跡也明初黃河自滎澤趨陳潁徑入於淮不與沁合乃鑿渠引之令河仍入沁久之沁水盡入黃河而入衛之故道堙矣武陟者沁黃交會處也永樂閒再決再築宣德九年沁水決馬曲灣經獲嘉至新鄉水深成河城北又滙爲澤築堤以防猶不能遏新

鄉知縣許宣請堅築決口俾由故道遣官相度從之沁水稍定而其支流復入於衛正統三四年間武陟沁堤復再決再築十三年黃河決滎澤背沁而去乃從武陟東寶家灣開渠三十里引河入沁以達淮自後沁河益大合而沁之入衛者漸淤景泰三年僉事劉清言自沁決馬曲灣入衛沁黃衛三水相通轉輸頗利今決口已塞衛河膠淺運舟悉從黃河嘗遇險阻宜遣官濬沁資衛軍民運船視遠近之便而轉輸之詔下巡撫集議明年清復言東南漕舟水淺弗能進請自滎澤入沁河濬岡頭百二十里以通衛河且張秋之決由沁合黃勢遂奔急若引沁入衛則張秋無患行人王晏亦言開岡頭置閘分沁水使南入黃北達衛遇漲則閉閘漕可永無患並下督漕都御史王竑等覈實以聞明年給事中何陞言沁河有漏港已成河臨清屯聚膠淺之舟宜使從此入黃度三旬可達淮詔竑及都御史徐有貞閱之既而罷引沁河議初王晏請漕沁有司多言弗利晏固爭吏部尚書王直請遣官行河命侍郎趙榮同晏往榮亦言不利議乃寢天順八年都察院都事金景輝復請濬陳橋集古河分引沁水北通長垣曹州鉅野以達漕河詔按實以聞未能行也弘治二年夏黃河決埽頭五處

入沁河其冬又決祥符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十一年員外郎謝緝以黃河南決恐牽沁水南流徐呂二洪必涸請遏黃河堤沁水使俱入徐州方下所司勘議明年漕運總兵官郭鉉上副使張龜引沁河議請於武陟木欒店鑿渠抵荊隆口分沁水入賈魯河由丁家道口以下徐淮倘河或南徙卽引沁水入渠以濟二洪之運帝卽令龜理之而曹縣知縣鄒魯又駁龜議謂引沁必塞沁入河之口沁水無歸必漫田廬若俟下流旣通而始塞之水勢擣虛千里不折其患更大甚於黃陵且起木欒店至飛雲橋地以千里計用夫百萬積功十年未能必其成也兗州知府龔弘主其說因上言龜見河勢南行故建此議但今秋水逆流東北亟宜濬築乃從河臣撫臣議修丁家口上下堤岸而龜議卒罷至萬曆十五年沁水決武陟東岸蓮花池金屹嶠新鄉獲嘉盡渰沒廷議築堤障之都御史楊一魁言黃河從沁入衛此故道也自河徙而沁與俱南衛水每涸宜引沁入衛不使助河爲虐部覆言沁入黃衛入漕其來已久頃沁水決木欒蓮花口而東一魁因建此議而科臣常居敬往勘言衛輝府治卑於河恐有衝激且沁水多沙入漕反爲患不如堅築決口廣闢河身乃罷其議三十三年

茶陵知州范守已復言嘉靖六年河決豐沛胡世寧言
沁水自紅荊口分流入衛近年始塞宜擇武陟陽武地
開一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沛之塞會盛應期主開新渠
議遂不行近者十年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不得入河
自木欒店東決岸奔流入衛則世寧紅荊口之說信矣
彼時守土諸臣塞其決口築以堅堤仍導沁水入河而
堤外河形直抵衛滸至今存也請建石閘於堤分引一
支由所決河道東流入衛漕舟自邳逾河而上因沁入
衛東達臨清則會通河可廢帝命總河及撫按勘議不
行

漳沱河出山西繁峙秦戲山循太行掠晉冀逶迤而東
至武邑合漳東北至青縣岔河口入衛平直沽或云九
河中所稱徒駭是也明初故道由藁城晉州抵寧晉入
衛其後遷徙不一河身不甚深而水勢洪大左右旁近
地大率平漫夏秋雨潦挾眾流而潰往往成巨浸水落
則因其淺淤以爲功修堤濬流隨時補救不能大治也
洪武間一濬建文永樂間修武強真定決岸者三至洪
熙元年夏霖雨河水大漲晉定深三州藁城無極饒陽
新樂寧晉五縣低田盡沒而漳沱遂久淤矣宣德六年
山水復暴泛衝壞堤岸發軍民濬之正統元年溢獻縣

決大郭龍窩口堤四年溢饒陽決醜女堤及獻縣郭家口堤滄深州田百餘里皆命有司修築十六年復疏晉州故道成化七年巡撫都御史楊璿言霸州固安東安大城香河寶坻新安任邱河間肅寧饒陽諸州縣屢被水患由地勢平行水易滯積而唐滹沱白溝三河上源堤岸率皆低薄遇雨輒潰官吏東西決放以隣爲壑宜求故跡隨宜濬之帝卽命璿董其事水患稍寧至十八年衛漳滹沱並溢潰漕河岸自清平抵天津決口八十六因循者久之弘治二年修真定縣白馬口及近城堤三千九百餘丈五年又築護城堤二道後復比年大水

真定城內外俱浸改挑新河水患始息嘉靖元年築東鹿城西決口修晉州紫城口堤未幾復連歲被水十年冬巡按御史傅漢臣言滹沱流經大名故所築二堤衝敗宜修復如舊乃命撫按官會議其明年敕太僕卿何棟往治之棟言河發滹州會諸山之水東趨真定由晉州紫城口之南入寧晉泊會衛河入海北故道也晉州西高南下因衝紫城果溢而東鹿深州諸處遂爲巨浸今宜起藁城張村至晉州故堤築十八里高三丈廣十之植椿榆諸樹乃濬河身三十餘里導之南行使歸故道則順天真保諸郡水患俱平矣又用郎中徐元祉

言於真定濬滹沱河以保城池又導東鹿武強河閒獻縣諸水循滹沱以出皆從之自後數十年水頗戢無大害萬曆九年給事中顧問言臣令任邱見滹沱水漲漂沒民田不可勝紀請自饒陽河閒以下水占之地悉捐爲河而募夫深濬河身堅築堤岸以圖永久命下撫按官勘議增築推縣橫堤八里任邱東堤二十里

桑乾河盧溝上源也發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雷山之陽有金龍池者渾泉溢出是爲桑乾東下大同古定橋抵宣府保安州雁門應州雲中諸水皆會穿西山入宛平界東南至看舟口分爲二其一東由通州

高麗莊入白河其一南流霸州合易水南至天津丁字沽入漕河曰盧溝河亦曰渾河河初過懷來東兩山閒不得肆至都城西四十里石景山之東地平土疏衝激震盪遷徙弗常元史名盧溝曰小黃河以其流濁也上流在西山後者盈涸無定不爲害嘉靖三十三年御史宋儀望嘗請疏鑿以漕宣大糧三十九年都御史李文進以大同缺邊儲亦請開桑乾河以通運道自古定橋至盧溝橋務里村水運五節七百餘里陸運二節八十八里春秋二運可得米二萬五千餘石且造淺船由盧溝達天津而建倉務里村青白口八處以備撥運皆不

能行下流在西山前者泛溢害稼畿封病之堤防急焉
洪武十六年濬桑乾河自固安至高家莊八十里霸州
西支河二十里南支河三十五里永樂七年決固安賀
家口十年懷盧溝橋及堤岸沒官田民廬溺死人畜洪
熙元年決東狼窩口宣德三年潰盧溝堤皆發卒治之
六年順天府尹李庸言永樂中渾河決新城高從周口
遂致淤塞霸州桑園里上十每年水漲無所洩漫湧倒
流北灌海子四牛欄佃請堅修築從之七年侍郎王佐
言通州至河西務河道淺狹張家灣西舊有渾河請疏
濬帝以役重止之九年決東狼窩口命都督鄭銘往築

正統元年復命侍郎李庸修築竝及盧溝橋小屯廠潰
岸明年工竣越三年白溝渾河二水俱溢決保定縣安
州堤五十餘處復命庸治之築龍王廟南石堤七年築
渾河口八年築固安決口成化七年霸州知州蔣愷言
城北草橋界河上接渾河下至小直沽注於海永樂間
渾河改流西南經固安新城雄縣抵州屢決爲害近決
孫家口東流入河又東抵三角淀小直沽乃其故道請
因其自然之勢修築堤岸詔順天府官相度行之十九
年命侍郎杜謙督理盧溝河堤岸弘治二年決楊木廠
堤命新寧伯譚祐侍郎陳政內官李興等督官軍二萬

人築之正德元年築狼窩決口久之下流支渠盡淤嘉
靖十年從郎中陸時雍言發卒濬導三十四年修柳林
至草橋大河四十一年命尚書雷禮修盧溝河岸禮言
盧溝東南有大河從麗莊園入直沽下海沙澱十餘里
稍東岔河從固安抵直沽勢高今當先濬大河令水歸
故道然後築長堤以固之決口地平水急人力難驟施
西岸故堤綿亘八百丈遺址可按宜併築詔從其請明
年訖工東岸石堤凡九百六十丈萬曆十五年九月
神宗幸石景山臨觀渾河召輔臣申時行至帳次諭曰
朕每聞黃河衝決爲患不常欲觀渾河以知水勢今見

河流洶湧如此知黃河經理倍難宜飭所司加慎勿以
勞民傷財爲故事至選用務得人吏工一部宜明喻朕
意

膠萊河在山東平度州東南膠州東北源出高密縣分
南北流南流自膠州麻灣口入海北流經平度州至掖
縣海倉口入海議海運者所必講也元至元十七年萊
人姚演獻議開新河鑿池三百餘里起膠西縣東陳村
海口西北達膠河出海倉口謂之膠萊新河尋以勞費
難成而罷明正統六年昌邑民王坦上言漕河水淺軍
卒窮年不休往者江南常海運自太倉抵膠州州有河

故道接掖縣宜濬通之由掖浮海抵直沽可避東北海
險數千里較漕河爲近部覆寢其議嘉靖十一年御史
方遠宜等復議開新河以馬家墩數里皆石岡議復寢
十七年山東巡撫胡纘宗言元時新河石座舊跡猶在
惟馬壕未通已募夫鑿治請復濬淤道三十餘里命從
其議至十九年副使王獻言勞山之西有薛島陳島石
研林立橫伏海中最險元人避之故放洋走成山正東
踰登抵萊然後出直沽考膠萊地圖薛島西有山曰小
竺兩峯夾峙中有石岡曰馬壕其麓南北皆接海崖而
北卽麻灣又稍北卽新河又西北卽萊州海倉由麻灣
抵海倉纔三百二十里由淮安踰馬壕抵直沽纔一千
五百里可免遶海之險元人嘗鑿此道遇石而止今鑿
馬壕以趨麻灣濬新河以出海倉誠便獻乃於舊所鑿
地迤西七丈許鑿之其初土石相半下則皆石又下石
頑如鐵焚以烈火用水沃之石爛化爲燼海波流滙麻
灣以通長十有四里廣六丈有奇深半之由是江淮之
舟達於膠萊踰年復濬新河水泉旁溢其勢深濶設九
閘置浮梁建官署以守而中間分水嶺難通者三十餘
里時總河王以旂議復海運請先開平度新河帝謂妄
議生擾而獻亦適遷去於是工未就而罷三十一年給

事中李用敬言膠萊新河在海運舊道西王獻鑿馬家
壕導張魯白現諸河水益之今淮舟直抵麻灣卽新河
南口也從海倉直抵天津卽新河北口也南北三百餘
里湖水深入中有九穴湖大沽河皆可引濟其當疏濬
者百餘里耳宜急開通給事中賀涇御史何廷鈺亦以
爲請詔廷鈺會山東撫按官行視旣而以估費浩繁報
罷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復請開濬詔遣給事中胡
檟會山東撫按官議檟言獻所鑿渠流沙善崩所引白
河細流不足灌注他若現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
皆潢汗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地勢東下不能北引諸
水皆不足資上源則水泉枯涸無可仰給下流則浮沙
易潰不能持久擾費無益巡撫梁夢龍亦言獻悞執元
人廢渠爲海運故道不知渠身太長春夏泉涸無所引
注秋冬暴漲無可蓄洩南北海沙易塞舟行滯而不通
乃復報罷萬曆三年南京工部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棡
復議海運言難海運者以放洋之險覆溺之患今欲去
此二患惟自膠州以北楊家圈以南濬地百里無高山
長坂之隔楊家圈北悉通海潮矣綜而計之開創者什
五通濬者什三量濬者什二以錐探之上下皆無石可
開無疑乃命棡任其事應節議主通海而棡往相度則

膠州旁地高峻不能通潮惟引泉源可成河然其道二百五十餘里鑿山引水築堤建閘佑費百萬詔切責杖謂其以難詞沮成事會給事中光懋疏論之且請令應節往勘應節至謂南北海口水俱深濶舟可乘潮條悉其便以聞山東巡撫李世達上言南海麻灣以北應節謂沙積難除徙古路溝十三里以避之又慮南接鴨綠港東連龍家屯沙積甚高渠口一開沙隨潮入故復有建閘障沙之議臣以爲閘閉則潮安從入閘啓則沙又安從障也北海倉口以南至新河閘大率沙淤潮淺應節挑東岸三里僅去沙二尺大潮一來沙壅如故故復

有築堤約水障沙之議臣以爲障兩岸之沙則可耳若潮自中流衝激安能障也分水嶺高峻一止止二十丈而費千五百金下多礮礮石掣水甚難故復有改挑王家邱之議臣以爲吳家口至亭口高峻者共五十里六槩多礮礮石費當若何而舍此則又無河可行也夫潮信有常大潮稍遠亦止及陳村閘楊家圈不能更進况月止三潮乎此潮水之難恃也河道紆曲二百里張魯白膠三水微細都泊行潦業已乾涸設遇亢旱何泉可引引泉亦難恃也元人開濬此河史臣謂其勞費不貲終無成功足爲前鑒巡按御史商爲正亦言挑分水嶺

下方廣十丈用夫千名纜下數尺爲礪礪石又下皆沙
又下盡黑沙又下水泉湧出甫挑卽淤止深丈二尺必
欲通海行舟更須挑深一丈雖二百餘萬未足了此給
事中王道成亦論其失工部尚書郭朝賓覆請停罷遂
召應節杖還京罷其役嗣是中書程守訓御史高舉顏
思忠尚書楊一魁相繼議及之皆不果行崇禎十四年
山東巡撫曾櫻戶部主事邢國璽復申王獻劉應節之
說給丙帑十萬金玉未舉櫻去官十六年夏尚書倪元
璐請截漕糧由膠萊河轉餉自膠河口用小船抵分水
嶺車盤嶺脊四十里達於萊河復用小船出海可無島



礁漂損之患山東副總兵黃允恩獻議畧同皆未及行

